

日一月二十年六廿



目 要 期 本

肚 子 與 文 化……林語堂 蕭 伯 納 情 書……黃嘉德  
 二 次 歐 戰 會 爆 發 嗎……黃嘉德 中 國 人 的 愛 神……李金髮  
 未 來 戰 爭 的 可 怖……陳師超 造 艦 競 賽……弓 影  
 和 戰 途 中 的 美 國……史 林 毒 氣 的 真 相……顧 良  
 蘇 聯 的 間 諜 恐 怖……默 然 經 驗 之 談……黃嘉音  
 英 譯 浮 生 六 記……林語堂 可 怕 的 命 運……信 箱

# 西 風

★ 1966.5.10  
期 刊 庫  
刊 月 半

期 五 十

譯 述 西 洋 雜 誌 精 華  
介 紹 歐 美 人 生 社 會

# ★西風的榮譽★

交通部無線電台推荐『日本南進政策』一文為最佳文章

按該文載西風半月刊第十三期國際風雲特輯，為吳志鵬先生所譯。該電台選出後，特於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六時廣播朗讀。

『現在西風也已復刊了，並由月刊改為半月刊，這是一冊最好的西洋雜誌譯文。』——摘自廿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申報槐青著抗戰以來的文化街頭一文

『西風，或稱『中國的Reader's Digest』，最近宣佈由月刊改為半月刊。該刊該是介紹西洋人生與思想的最好雜誌。』——摘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國評論週報所載上海的文化街一文



## 第十三期要目

- 日本征服不了中國..... 林語堂
  - 中國人的抗戰精神..... 黃嘉德
  - 列強會援助中國嗎..... 羅一山
  - 大英帝國的沒落..... 歐麗莎
  - 日本南進政策..... 吳志鵬
  - 蘇俄是不可征服的..... 黃嘉音
  - 西風週年..... 老舍
  - 傀儡朝『日』..... 冰瑩
  - 日本混堂..... 知堂
  - 中美文化..... 沈有乾
  - 英譯浮生六記..... 林語堂
  -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 再版出書·每冊角半

## 第十四期要目

- 形勢嚴重的太平洋..... 黃嘉音
  - 中國抗戰的前途..... 孔斯文
  - 制日本經濟死命..... 史林
  - 東京大轟炸..... 金安人
  - 大戰的憧憬..... 陳未鳴
  - 宇宙飛行記..... 胡悲
  - 地震研究..... 李心永
  - 孿生子..... 凌霜
  - 怎樣擇業..... 梁少剛
  - 經驗之談..... 黃嘉音
  - 英譯浮生六記..... 林語堂
  -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 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 西風第五期目錄

## 冷眼旁觀

- 二次歐戰會爆發嗎？黃嘉德  
德國備戰實況……………(二五二)  
未來戰爭的可怖……………陳師超  
花血汗錢來廝殺……………(二五七)  
和戰途中的美國……………史林  
徬徨歧途的老鷹……………(二六〇)  
蘇聯的間諜恐怖……………默然  
防不勝防的圈套……………(二六三)  
造艦競賽……………弓影  
海軍軍備馬拉松……………(二六八)  
毒氣的真相……………顧良  
並不過分可怕……………(二七三)  
肚子與文化……………林語堂  
吃與文明的關係……………(二七八)  
中國人的愛神……………李金髮  
東方月老素描……………(二八三)

## 大戰的陰影

## 信箱

- 可怕的命運……………張英秀  
做自己命運的主人……………(三一九)

## 長篇

- 浮生六記(漢英對譯) 沈復著 林語堂譯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三一三)  
蕭伯納情書……………黃嘉德  
兩個天才藝人的談愛……………(三〇九)

## 社會

- 保守的蘇聯……………夢谷  
向右轉的左傾者……………(三〇二)  
自殺的權利……………會維明  
誰才可以自殺……………(三〇四)

## 心理·教育

- 常識大學……………孔斯文  
到農村去……………(二八七)  
兒童與電影……………吳志鵬  
弱小心靈的顫慄……………(一九二)  
經驗之談……………黃嘉音  
怎樣選擇好妻子……………(一九六)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以今日的情形看來，德國一旦發動戰爭，便會使歐洲各國捲入漩渦。

## 二次歐戰會爆發嗎？

黃嘉德

——Ludwig Lore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七年七月

二十四日與七月三十一日美國民族週刊——

二次大戰會發生嗎？一般人覺得大戰在最近的將來不會爆發；依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大戰的發動者大約是德國，而德國還沒有準備上戰場。可是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人類的預言是不很靠得住的。歷史的演變常常是出乎人類的孱弱理解力之外的。

那些相信大戰不會立即爆發的人，都沒有由歷史得到教訓。第一次世界大戰可為明證。那次的戰爭確是德國發動的，可是原因並不是德國已經準備好，或願意打仗。如果我們細查德國外交部的檔案文件，我們就可以發見一個矛盾的現象：德國的外交家一方面誠心要維持和平，另一方面却使整個歐洲在極短的期間陷入戰爭漩渦了。

所以，國際戰爭不是各國準備好了才爆發的。希特勒無疑地在準備戰爭。他的政策無疑地是一個戰爭的政策。真的，國社黨之能在德國掌握政權，其主要的原因是它會向民衆担保，要用政治和外交為武器，掃除德國在歐戰後所受的種種束縛。希特勒及其左右都知道德國在軍事上，經濟上，和財政上的弱點，可是也知道這些弱點可以設法補救。

國社黨是用宣傳去維繫人民的信仰的。可是這些支票必須及早兌現，否則其政權是會動搖不穩的。一次外交上的重大失敗也許會使希特勒失去一般民衆和大部分資本家的擁護。德國的工業不能長久建築在「希望」上。德國重整軍備的光榮不能替代市場和外匯。所以西班牙內戰這一類

的危機確有使希特勒政府捲入第二次大戰漩渦的可能。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根據邏輯和理智去判斷和戰之機。雖然如此，我們不妨查考幾種可以激勵或阻止德國上戰場的條件。

德國的人民在戰時能得到充足的糧食嗎？德人在歐戰期間吃過海道封鎖之虧。這種教訓使德國社黨政府感到糧食準備的重要。德國今日的自給自足政策當然是政府備戰計劃中的重要方略，可是它絕對不能使德國經濟復興。所謂自給自足政策，現在還沒有甚麼美滿的成績。德國的經濟學家會說，到必要的時候，德人的生活程度可以減低五分之一，人民的健康不致因此受了大害。在理論上這也許有點道理。可是實際上在減食的環境下，德國千萬工人的健康一定會大受影響。這種減低生活程度的計劃無疑地會付諸實施，因為德國的戰時生產量與平時必然會差得很遠。在沒有流彈和炮彈碎片的地方，戰爭的破壞力量也是會深切感到的。戰爭爆發之後，多數的農夫須上戰場；工廠停止出產肥田粉，而去製造炸藥。在歐戰期間，德國的豬肉產量和牛乳產量都減了一半。在戰時糧食分配的統制下，人民所得的五穀，麵包，山芋，

和牛油，也大為減少。結果在歐戰四年中，德國因營養不足致死的非戰鬥者比戰前的四年間多了九十萬人。

德國今日的糧食情形雖不像歐戰期間那麼惡劣，可是已經够可怕了。乳酪只有在大旅館或上等酒館裏才吃得到。雞蛋產量甚少，主婦到食物店裏一次只買得到一兩個。咖啡變成奢侈品，甜菜製成的糖產量豐富，可是賣價比世界的市價高了百分之三十。這一部分是政府糧食統制的結果，一部分也是田地和人工減少的結果。

在一九三五年一年間，被政府收回為軍用的田地共有一百十七萬英畝之多；在一九三六年也有二十萬英畝。同時軍火工業對人工的需要甚殷，因此五穀產區的東普魯士深感農夫不够分配之苦。

這一切對於德國人民的生活有甚麼影響呢？兒童在學校當局的指導下替國家收集骨頭，錫紙等物。他們的母親則排成行列，花了許多鐘頭去買到一塊豬肉或一磅牛油。主婦再也不能隨心所欲地買東西了；她們只好買食物店所出賣的東西，而且在質量上都受了限制。德國今日的生活情形和

經濟狀況，是比歐戰以前更惡劣的。

希特勒政府不願再蹈德意志帝國的覆轍，它要盡量減少浪費，在相當組織下把資源盡量保藏起來。由開戰那一天起，一切東西都要受統制了。可是饑餓的現象也會同時發生——這對民衆心理上的危險影響是德國軍人必須時時防備的。

在世界大戰中，機械化戰爭的原料最充足的一邊，便會成爲最後的勝利者。機械化戰爭須消耗大量的炸藥，五金，和種種的燃料煤油，這是它最明顯的弱點。德國化學工業如果不受阻礙，是可以不斷供給炸藥的。錫，鉛，鋅，鎘等金屬的貯積量也很多。這些東西在開戰後可以維持多久，那是另一問題。關於生鐵，德國無疑地還要靠外國的供給。德國目前所用的鐵大部分由瑞士和法國輸入。如果她在西班牙戰爭中獲得夢想中的勝利，壟斷了西班牙的鐵礦，她也許可以減少這方面的困難。可是在戰時這個來源都有被截斷之虞。這麼一來，唯一的供給者怕是瑞士了。現在瑞士的鐵礦產量，三分之一輸入德國，可是德瑞生鐵交易的合同今年年底滿期；經濟

力量富足的英國頗有獨佔瑞士生鐵市場之勢。同時，挪威的社會主義政府在戰時也會阻止德瑞的貿易。不但如此，北海的航路在戰時更會給英國或蘇聯的艦隊封鎖了。

德國在過去幾年間會努力增加煤油的出產，希望能夠自給自足。德國在一九三〇年的煤油產量是十七萬餘噸，到一九三五年已增加到四十萬噸。可是，在一九一八年，聯軍在法國前線一個月內就用去五十萬噸煤油，可見在現代戰爭中，德國全年的國產煤油是不夠幾星期之用的。現在世界上只有美國和蘇聯的煤油綽有餘裕，可是在戰時，德國是無法向她們去購買的。

戰時煤油供給問題在德國軍事專家的眼中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據德國軍事專家及著名鑛業工程師史丹柏（H. Steinberg）的估價，一個強國在現代戰爭中，每年至少須用一千二百六十五萬噸的煤油，陸軍用五百五十萬噸，空軍用一百七十萬噸，海軍用二百萬噸，國內用三百四十五萬噸。照其他專家看來，這個根據歐戰的估價在今日尚嫌過低。講到經濟德國的處境也很危險。據勒里士特博士（Dr.

Priester)的統計，德國今日在國外貿易和證券方面的準備金只有三萬萬至四萬萬馬克。換一句話說，德國在國際市場上的信用非常薄弱，在戰時要向外國買東西均須給現款。關於美國方面，華盛頓政府已經這樣向德國坦白聲明了。德國雖有甚麼四年經濟計劃，雖竭力在實行獨裁和統制的政策，可是在大戰中一定還是求過於供的。

由各方面看來，德國的情形是比任何強國更惡劣的，唯一的例外也許是意大利。在第二次大戰中，德意兩個獨裁國，如果和歐洲各國對抗，經濟的重任大約須由德國負擔的。德國曾由歐戰得到許多重要的教訓，其中的一個就是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準備。今日的德國人全在「戰時經濟」的空氣中呼吸生活。所謂戰時經濟，便是社會生產；工業設計和組織；個人，各方面的科學，教育，與宣傳皆在社會和經濟需要，外交政策，和備戰方略下受有系統的統制。在山脈縱橫的德國中部森林區域裏，政府不斷地在進行軍事建設工作，其詳情連當地的居民也無從得知。在這些區域工作的工人，都是由德國他處運來的，其生活完全和別人隔絕。這一切雖在

秘密中進行着，可是大家都知道德國又建設了一個飛機場，砲台，堡壘，兵工廠，或飛機製造廠，以備戰時之用了。

據勃里士特博士的統計，德國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間，在政府預算外多用了三百萬萬馬克。這筆鉅款幾乎完全用在軍備上。其他的德國專家和外國專家則以為德國的軍備預算尚不止此，至少有六百萬萬馬克。這種國庫上的巨大耗費是歐戰前後所沒有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原料是很重要的，可是決勝負的條件依然是人力造成的軍隊。德國和幾個同盟國在一九一四年之所以能够跟世界各國大戰四年之久，完全是因為德國社會的文化水準很高。聯軍因為知道德國力量的來源，所以在凡爾賽和約裏才設法限制德國的軍隊人數。在這種環境之下，德國參謀本部只好組織一小隊極有訓練極有效率的職業兵。德國雖有很優良的機械化設備，可是軍隊的人數過少，在戰場上究竟沒有獲勝的把握。德國政府有鑑於此，便毅然宣告廢止凡爾賽和約中的軍備限制條款，在全國皆兵的原則下積極備戰。今日德國的每個國民都知道他在大戰

爆發時，應該到甚麼機關報到，在甚麼地方擔任甚麼工作，男婦老幼都由政府依個人的才能指派了工作——有的在前線，有的在工業裏，有的在後方。

德國當局對戰時人民在前方和後方的士氣，尤其注意，企圖以有系統的組織切實準備起來。兵士和平民如果沒有一個理想可以追求，是不願長期吃苦的。他們要為擴大疆土而戰嗎？或為殖民地而戰嗎？希特勒不用這種具體的目的去鼓動人民的熱誠。他只向全國上下男婦老幼灌輸軍國主義的模糊觀念。德國兒童是在軍事智識中長大起來的。報紙，電影，和無線電，全變成製造未來大戰輿論的工具。

今日新德國資本主義所注意的是擴大領土，爭取殖民地 and 市場。它所需要的東西全在東歐。可是向東歐進展便須和蘇聯開戰。

德國還須克復許多困難，才能完成這種戰爭的目的。所以德國的外交機構現在十分活躍，企圖用種種方法和巴爾幹各國親善，以優越的條件去換取歐洲東南部一個立足之地，因為那邊有充足的肉類，麵包，和煤油。它又想把勢力擴

展到瑞典，挪威與丹麥去，以望取得牛乳，牛油，和生鐵。

可是大戰爆發之日，便是外交機構停止活動之時。到那個時候，外交的勝算和貿易關係須在軍事佔領下才能發生效力。德國須完全佔領了瑞典，挪威和丹麥，才可以打敗英國。德國須朝南向黑海方面攻擊，同時獲得匈牙利，波蘭，或小協約國的幫助。可是莫斯科知道德國須向歐洲東南部取得煤油，一定會盡力維持羅曼尼亞的友誼，使小協約國不會親德。

總而言之，以今日的情形看來，德國一旦發動戰爭，便會使歐洲各國捲入漩渦。德國須在領土的四面與敵人作生死的決鬥。國社黨的領袖對這一點很明白，所以對國際關係的應付非常謹慎。可是當大量的炸藥存在着時，大戰是會隨時爆發的。

從前我認識一個耳朵非常敏銳的人，但他却是啞子。他在一次戰事中失掉了他底舌頭。現在我知道在大沉默來臨之前，人類所作的是怎樣的戰爭。我以他死去為幸。

世界之大不足以容我們兩人。  
K. Gibran (陳更生譯)



除非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協力起來，作有效的表示，把戰爭廢止，世界的文明，終究會歸於毀滅的。

## 未來戰爭的恐怖

陳師超

——譯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上海大陸報社論——

目前世界的政治家，正在比京布魯塞爾探討保障世界和平的有效方法；我們不妨乘這個機會，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費和作戰的性質，檢討一下。

約翰甘適 (John Gunther) 所著歐洲內情一書中，會偶然提及每個備戰國家的納稅人所應負擔的鉅額戰費。雖則他所列的數字，剛巧是提到法國的，要是我們以為法國所負擔的戰費，為數最鉅，那就錯了。茲將甘適的言論轉錄如下：

子彈的價值不貴。但要是每小時射擊一百萬發，以每千發值三十美金計算，這個數目就大了。來福鎗也不貴，大約每枝值二十五金元。但是要使一百萬名的軍隊都有來福鎗，全數就要二千五百萬金元了。一挺機關鎗，

約值六百四十金元。法國的機關鎗就約有四萬挺。一尊三七公厘口徑的野礮，約值一千金元，其每顆礮彈約值十五金元。法國著名的七五公厘口徑的礮，每尊約值八千金元。這種礮價錢很貴，構造又很複雜，有和鐘錶內部同樣的發條齒輪多只。其每顆礮彈，價值二十五金元，有時一次的轟擊，或者要射擊一百萬發。一輛完備的大坦克車，價約八萬金元。一架轟炸機，價值十萬金元。一艘新式的巡洋艦，價值一千一百萬金元。一艘航空母艦值一千九百萬金元，一艘大戰門艦，約值三千萬金元。

據國聯的調查，一九三二年份全世界對於軍火的費用，約值美金四十二萬萬七千六百八十萬元。為要使普通人明

白這筆鉅款到底有多少，甘適說明如下：

假設我有那麼多的錢，把它每天用去十金元來說，到了一百萬年後，我還可以有錢剩着。要是將這筆款去買帶子，以每英里值一金元計算，所買的帶子，可以環繞地球十七萬二千一百六十九次。如果我將這筆款項購買每塊值十金元的金塊，以每秒鐘能算一塊計算，要費二十六年，才能够把那些金塊算清！

上面所提的那一筆款的數目，還不過是承平時一年間的軍火用費。到了戰事發生之時，戰費就會立刻激增幾千百倍的，至於軍火以外的開支，如棉花，糧食，水陸運輸，難民救濟等項，還不計算在內呢。

戰爭消費的浩大，由歐戰時美國借與協約國的戰債，就可以明白了，這還不是從一九一四年戰事爆發之時算起，而只是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或即在三年半的期內所借的而已。單就軍火的債項而言，數達二、六九九、一〇六、一二五·八六金元。至於戰債的總數，則不下一二、六四八、五四七、四四五·一一金元。從歐戰停止

以來，兵器的種類和構造，都日見增進，其價目自然也日益昂貴。要是第二次大戰再釀成一個國際的局面，那麼所消耗的戰費之浩大，真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想像的。

假使戰費的浩大，是這樣的駭人聽聞，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恐怕還要不堪設想呢。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所著的和平之路 ("Which Way To Peace?") 一書中，會將未來戰爭中佔最重要地位的空戰，活現地描寫出來。羅素所引倪少校(Major Nye)的言論是這樣的：

未來敵人的戰略，大概是用猛烈的爆炸彈，轟炸倫敦，把居民驅入地底的避難所。隨即施以毒氣攻擊，這種毒氣比空氣重，這樣使避於地窖中的人也留不住了。試想要供給七百萬居民以防毒面具，真是不容易啊！

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大都市的慘狀之描寫，羅素會引述富勒少將(Major General Fuller)的言論如下：

在未來的戰爭中，像倫敦那樣的大都市，必定遭遇到空襲——大隊的飛機，每架各裝載重十磅的炸彈五百枚，假設其為芥子毒氣彈，這樣能够在半小時內，使市民

的死傷數目，達二十萬人，並使全城的居民，驚惶失措。試想這會發生怎樣的結果：在幾天之內，倫敦會變成一所狂亂的瘋人院，各醫院均有人滿之患，交通停頓，無家可歸的難民，哀聲求助，全城變成修羅場。韋斯敏士達區政府機關怎樣呢？它們必定被恐怖掃蕩得渺無蹤影。這時敵人會提出條件，政府自然是甘之如飴，欣然接受了。這樣的戰爭，在四十八小時之內，便決定勝負了，至於勝利的敵方，也許絲毫損失都沒有！

著者所描寫的戰爭，是假設英國沒有空軍的。要是雙方交戰國都有空軍，那麼，結果是怎樣呢？羅素的解答如下：

假設法德宣戰。法國人曉得德國人要用空軍襲擊巴黎，他們自然要在可能的範圍內防衛他們的首都。但是因為法國人不能儘速在中途發現敵機的影跡，而且德國還預備在中途喪失他們的大部份飛機，這樣法國人實在無法阻止德國的空軍前來轟炸巴黎。所以較好的策略，是法國也派他們的空軍去轟炸柏林，或轟炸萊茵的工業區，比去防衛他們的國土，還要來得有利。要是



有空戰發生呢，那必定是在雙方的空軍轟炸對方的居民區之後，而不是在轟炸之前。這種情形，包爾溫（英國前首相）在他著名的聲明書中就說過了，要抵抗空襲「唯一的防禦就是進攻，就是說你要拯救自己，你必須能够殺戮敵人的婦孺，比敵人殺你們的婦孺來得快。」戰爭消費的浩大，及其可怕，現在應該使全世界的人都曉得。受難的不是兵士，而是平民，在目前的中日戰爭，已經明白地顯示出來了。除非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協力起來，作有效的表示，把戰爭廢止，世界的文明，終究會歸於毀滅的。

和平的宣傳，搖身一變，就成爲戰爭的宣傳了。

## 和戰途中的美國 史林

——Helen Washburn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美國“Delinator”雜誌——

美國民衆希望避免戰爭的意志，沒有比今日更明顯的了。非戰團體的新聞，在報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成千的青年宣誓反戰。美國避免集體自殺的決心，從無線電中廣播出來，獲得全體民衆的熱烈讚許。

可是請別太樂觀，以爲美國已經可以避免戰爭了。經驗告訴我們，祇消把手腕一轉，和平的鼓吹與組織，就可以變成戰爭的宣傳了。

在美國的歷史上，和平聲浪像今日這樣高的，祇有一次，就是在歐戰的前夜。當時美國和平會的呼聲高唱入雲。大家都認和平的信仰爲公理；就使打勝仗了，戰爭在經濟上還是毫無益處的；戰爭是太可怕了。

歐美的重要人士，都表示擁護和平運動。諾貝爾和平獎金是在一九〇一年初次給獎的。由康乃基（Andrew Carnegie）一百五十萬元的捐款，並且得到歐洲各國的正式同意。經過兩次禁用毒氣的會議之後，和平之宮終於在海牙建立起來了。

在一九〇七年第二次海牙會議之後，第三次會議（原定於一九一五年開會）開會前的三年中，美國有了三次偉大的和平示威運動。在一九一〇年，報紙上宣佈康乃基已經把一千萬元交給一個董事會，用以促進國際戰爭的廢除。這一大筆款項由美國名士來保管，不但給和平宣傳以一個經濟的穩固根基；而且表示民衆廢止戰爭的幻想。康乃

基自己也相信對於廢止戰爭是很有把握的，他並且規定說，在廢止國際戰爭的目的達到以後，保管這筆款項的委員要研究世界的第二件罪惡，把這罪惡廢除了可使人類得到最大的幸福。在一九一四年二月，正離大戰爆發十三星期以前，康乃基又捐了兩百萬元給教會和平協會，叫二十九個各宗派的代表能够促進世界和平。

這真是和平之神大出風頭的時候了。當時美國和平會每次都有幾千個新會員入會。在歐洲，和平運動也竭力發展。接着轟然一聲，大戰爆發了。當時大家都怕美國有被牽入戰爭漩渦的危險，可是暗中也產生了一種興奮的樂趣。在一九一六年，美國終於在「他叫我們避免戰爭」的口號之下，選舉威爾遜做總統了。

我們祇要到美國的大圖書館裏，去翻一九一七年初的報紙來看，就可以曉得當時的和平團體不但不想壓低戰的浪潮，反而趕它們的團員去參戰。祇有婦女和平會不在此例。

當時美國戰爭的情緒因宣傳而高漲了。美國和平會看

風轉舵，便擁護威爾遜總統，把和平的宣傳翻轉來，一變而為戰爭的宣傳了。該會發出宣言說：「美國和平會是擁護國際和平的，（可是）世界已經到了法律調解一時未能終止國際紛爭的時候了。我們現在必得以戰勝終止這次的戰爭。」

當時民衆戰爭情緒真是高漲得利害，威爾遜因為被六個堅持非戰的上議院議員所阻止，無法實行參戰的計劃，於是竟宣佈說：「一小羣頑固的人，祇代表他們自己的意思，叫美國的大政府無法可施，爲人所輕視了。」

當時的報紙更有一種樂觀的論調，以爲這次的戰爭可以廢止戰爭。當時民心的天真爛漫，也許可以做未來的儆戒。當時美國的人民太相信有組織的宣傳了，他們吸收戰爭的宣傳，正如吸收和平宣傳一樣不加考慮。

現在腦經清楚的美國人都覺得他們在一九一七年是被愚弄了。因爲美國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情緒的普遍，因此國會在一九三五年春提議制定阻止參戰法的時候，竟沒有一個人加以反對。唯一的衝突之點是怎樣能不參加戰爭，阻止參戰法的所以失敗，也正在這一點。

不過我們要曉得，和平團體與憲法本身是靠不住的。自從古代羅馬的時候起，一直到現在，多數的戰爭都是『爲和平而戰的。』這就是和平團體所以會反過來擁護戰爭的原因，這也就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九日紐約的報紙上所記載的話：『康乃基國際和平捐款保管委員會，今日宣佈他們的意見，以爲促進永久和平的最有效方法是對德開戰，直到民主獲得最後的勝利。出席之十六位保管委員中，無有提出異議者。』

有組織的和平運動之所以沒有效率，原因就是在這裏：『無有提出異議者——』組織未能超出個人會員的才幹。除非美國直接受侵略國的攻擊，美國人民要拒絕戰爭，祇好由個人去自理了。

在一九二〇年，有一個時期大家以爲英美有發生戰事的可能。當時討論這件事情的人，暗中都有一種恐怖的滿足。我有一次看見一個人站了起來，罵那班嘍嘍嚟嚟的人說他們都是散佈謠言擾亂人心的壞坯子。他說他們祇是在以自己的恐怖爲樂；他說這正是促成戰爭的原因。他不令人快意；

他是不客氣的。可是他終止了那次的談話。

誠懇地在爲和平工作的人，必須隨時隨地刺破以瘋狂爲笑樂的水泡。情形並非毫無希望的，因爲大家已經比一九一七年懂事得多了。

擁護和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美國孤立份子之活躍

遠東中日戰爭爆發之初，美國和平團體突形活躍，高唱撤僑退兵，正如歐戰初期的和平宣傳。後來美僑加以反對，羅斯福又高聲疾呼，力斥侵略者，於是苟安份子始暫行銷聲匿跡。最近美國國會復會，孤立派復趨活躍，提議修改憲法，主張參戰一舉，須由人民投票加以決定。然觀夫美國已參加九國公約會議，而歷次國際戰爭均有特殊背景。這樣看來，美國孤立派是否能夠得意忘形，美國是否能不被牽入大戰漩渦，還很難說呢。

「候補」間諜有的是政治信仰不堅固的，有的是犯過罪的，有的是不廉潔或好揮霍的。他們多數是在威迫利誘下，墜入間諜機關的圈套的。

## 蘇聯的間諜恐怖 默然

——S. Uranov 原著。節譯的一九三七年七月號美國活時代雜誌。原文載莫斯科真理報——

在德國，要出國境的人差不多都須先通知國社黨的外務股，而由外務股命令他們在外國隨時調查所遇到的人物身世，將所得的消息向該機關報告。

德國及其他國家的間諜機關用這種方法調查外人的身世，目的乃在使他和間諜工作發生關係。德國的間諜機關預備了一種特別調查表，上邊滿列着那些可當間諜的外人的姓名。調查表上寫明這些未來間諜的姓名、住址、職業、和特性。這些「候補」間諜多數是在威迫利誘或恐嚇下，墜入間諜機關的圈套，無法脫身的。他們有的是政治信仰不堅固的，有的是犯過罪的，有的是不廉潔或好揮霍的。這些人開頭並不想做間諜，可是被間諜機關抓住了弱點，一旦被誘入彀，便很難脫身。間諜機關總等他們到國外時，才想法子利用他們。

如果他們不出國的話，則派「間諜招募專員」去引誘他們。

那些被派到蘇聯去活動的職業間諜，大都受過一番極嚴密的初步訓練。他們都通蘇聯的語言文字，讀過他們將來要到的地方所出版的俄文報紙。他們都有收發無線電消息的技能，而且聽過蘇聯的無線電播音。波蘭的間諜機關指定一些在蘇聯工作的間諜必須閱讀的書籍；他們閱後更須曉得怎樣用俄人的觀念和態度去發議論。其中兩本重要的書籍就是英雄夏伯陽（Chapaev, The Making of a Hero）和明日之種子（“The Seeds of Tomorrow”）。新近波蘭的間諜也得研究蘇聯的憲法、共產黨的歷史、和關於史達漢努維運動（Stakhanovite movement）的材料。他們當然也須熟識蘇維埃的名詞。

這些間諜有的假裝爲遊歷者到蘇聯去，有的則秘密混入蘇聯的國境。他們一到目的地，便趕快努力適應環境，冒充蘇聯公民，尋覓工作。他們要尋到工作是很容易的，因爲蘇聯沒有失業者。這種間諜想法子混進工廠或其他蘇維埃機關之後，便和裏頭的職工交結朋友，看那一個最容易陷進他的圈套。他假造或偷竊一紙護照，有時甚至假造共產黨證和介紹信。他用種種的手段去取得相當的社會地位。比方說，他也許會想法子跟工廠裏一個著名的女工結婚，或和一個無產階級的家族往來。於是他便可以用『某某的丈夫』或『某某的女婿』或親戚一類名義，在工廠裏大肆活動。他甚至會結婚幾次，以冀找到一個可以利用的女人。他在工廠裏或社會上獲得穩固的地位之後，便設法引誘一些蘇聯公民做賣國賊，使他們變成外國間諜機關的工具。

這些外國間諜用各種卑鄙醜惡的方法，迫那些有機可乘的人去參加他們的秘密工作，有時設下金錢或道德的陷阱，有時更用威脅或恐嚇的激烈手段。例如，間諜機關先寄一本反對蘇聯的宣傳小冊給一個人，然後派幹員暗中追隨他，

細察他接書後的反應如何。倘若他不把這件事向共產黨部去報告，只把小冊燒掉，或拋在一邊，那麼不久便有一個間諜跑來找他，勸他參加外國間諜工作。當這個公民氣憤填膺，說要向當局告發的時候，那間諜便提醒他說，他接到那本小冊時未向當局告發，業已犯法。那公民給他這麼要挾一下，覺得心虛，只好聽任那間諜擺佈了。假如他第一次不答應，那間諜過幾天又來了。他說那公民上次見他時，並未報告警察拘捕他，這又是犯法的行爲了。如果那公民答應供給他一些無害的消息，他不但不再來打擾他，而且可以給他一點錢。這麼一來，那無辜的公民便漸漸入彀，變成間諜的工具了。

間諜也常常跑到避暑的地方去活動，和那些渡假期的人們做朋友，尤其喜歡和休假的官吏做朋友。有時間諜會介紹一個美麗的少女給他的新朋友。他們發生戀愛而結婚了。後來那少女便裝做很關懷她丈夫的工作的樣子，設法取得一些政府機關的秘密。到她搜集了充分的材料，可以妨害她丈夫的名譽時，她便坦白對他說她是外國某機關所僱用的間諜，請他也加入秘密工作，報酬異常優厚。普通人是沒有勇



氣跳出這麼一個圈套的。

外國間諜在蘇聯的領土內因為怕被當局發覺，行動自然非常秘密而謹慎。可是在他們本國內，他們却大胆得多了。當蘇聯的公民經過波蘭或德國的國境時，他們常常給一些同伴包圍着，想用種種方法誘他們入彀。他們在外國時如果不當心，隨時有在外國間諜網中犧牲了的危險。下列幾樁實事可爲例證。

一個名叫L.的蘇聯工人有一次到某國去，想學習該國的語言，就在報紙廣告欄徵求私人教師。他和那些應徵者一會晤，其中有一個二十六歲的美麗女子，名叫曼麗，見面時向他訴苦，說她的生活非常窮困。L.聽完她的話，大爲感動，馬上請她做私人教師。他們讀了幾個月的功課，並沒有發生甚麼特別的事情。過了不久，L.對他那女教師感情很好，兩人在夜間讀書的時候都覺得十分快樂。曼麗始終不會問過一句使他猜疑的話。她說她對政治的事情是不大懂的。

有一晚在上課的時候，曼麗說她生病。她叫L.替她請某醫生來。據說這醫生是她的一個遠房親戚。醫生前來診視她，

說她的病是操勞過度，心臟受了影響。他配了一些藥粉給病人服用，臨走時叫L.讓她在那邊休息一會。過了幾個鐘頭，L.決定讓她就在他那邊過夜，因為已經夜深，她要回家是很不方便的；他把她安置好了之後，自己也去睡了。翌晨當他清醒時，他發見曼麗已經走了，而且把他住處的房間全鎖了，又把鎖匙帶走。他在驚詫之餘，只好打電話叫茶房來開門。L.對這件事嚴守秘密，不讓朋友們曉得，因為他不喜歡人家說他甚麼閒話。這正中了好人的詭計。

過了不久，有個陌生人跑來找他，說是奉反間諜機關的命令來的。據說曼麗已經向該機關（曼麗是該機關的工作人員）控告L.強姦她，而且指出那個診視他的醫生做證人。曼麗又說，她爲避免他的暴行起見，曾把他鎖在房裏，並且把那些鎖匙帶走；這使她控告他的證據更爲充分。那個陌生人說，反間諜機關並不想妨害他的名譽，所以請曼麗不要把這個醜聞公開出去。她說她可以不再提起這件事，不過L.須答應一個條件：就是在五天之內給她一千塊錢。

L.說他無力在短期間籌措這筆大款子。那陌生人便對

他說，如果他願意替反間諜機關做一點瑣碎的工作，還債的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L 的任務很簡單，只把某蘇聯一些人的事情報告反間諜機關就可以。L 覺得這要求並不苛刻，便滿口答應了。如果再進一步下去，他就無法脫身了。幸虧在這時候，他的同事看出他近來的神情有點不對，而且稍微聽到曼麗鎖他房子的事。他們竭力勸他把秘密公開出來。L 終於把苦衷和盤托出，因此才沒有變成間諜機關的工具。

間諜機關常常又注意一些蘇聯僑外公民的放蕩行爲，利用這些弱點以達到他們的目的。例如，有人介紹一個女人給某蘇聯公民，使他和那女人幽會。正在這個時候，所謂那女人的「丈夫」者出現了，憤然向他提出極苛刻的要求。最後那公民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供給一些情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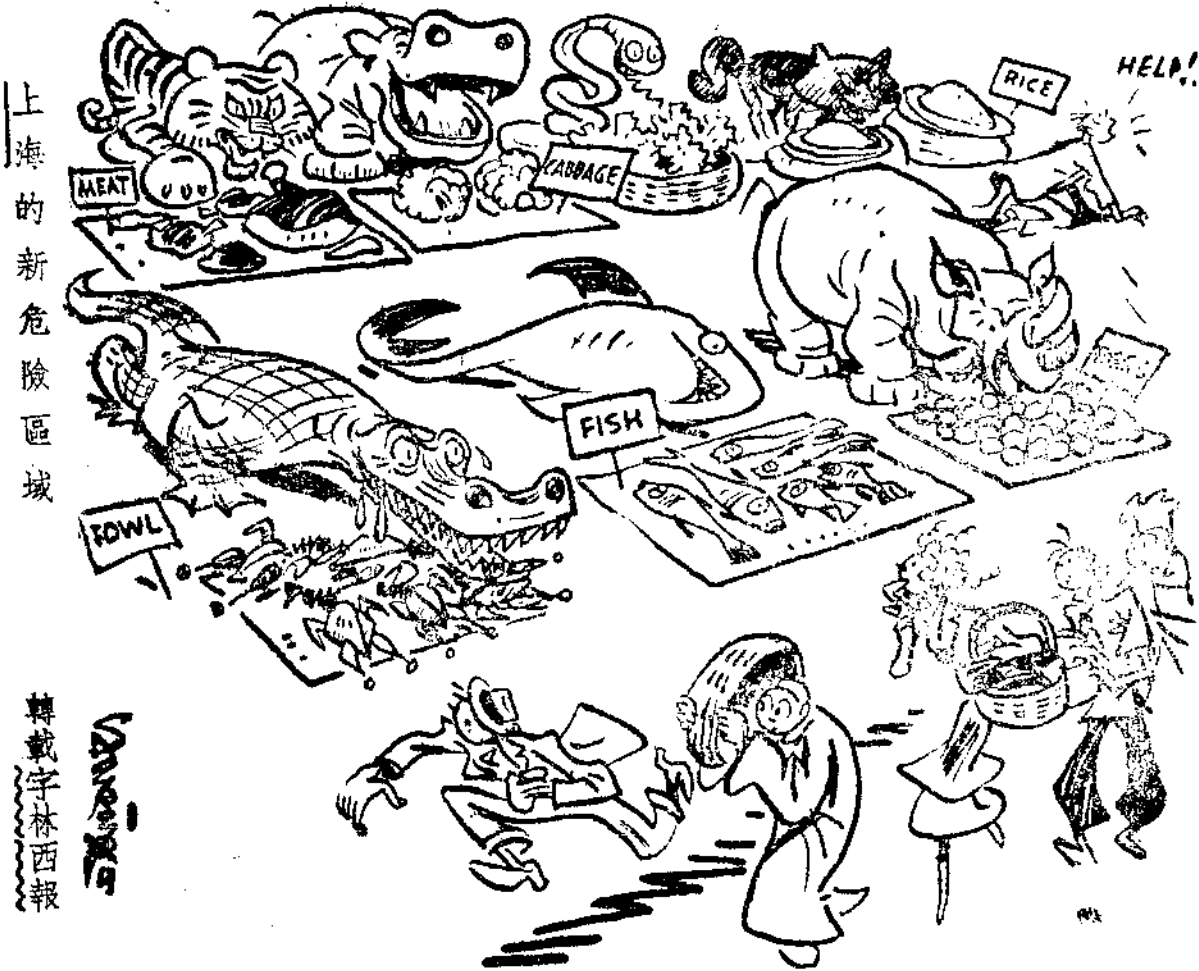
一個俄人在外國做生意。有一天，他要在酒店裏打電話。他覺得他的皮包裹並沒有甚麼重要的文件，便把它放在桌上，跑進電話間去。回來之後，他看見皮包完好無恙，不以為意，拿起就走。可是當他要離開酒店時，有一個外國人攔住他，說他是俄國間諜。他不承認，可是那外國人說要檢查他的皮包。

皮包一打開，裏頭果然有一些不利於己的文件，當然是他打電話時人家塞進他皮包裹的。爲了醜聞外揚起見，他不但沒向警察報告，反而和這外國人開談判，以書面答應供給一些關於蘇聯某人的情報。他終究逃不出間諜機關的圈套了。

還有一個俄人在德國某城看好一個房間。房東是個體面的女人。當他第二次去租定那房間時，那女人突然控告他。上次來時偷了她的珠寶首飾，報警拘捕他。他在警局裏矢口否認。那警長忽然換了口氣說，他只須給一點錢，便可以把案件註銷。這俄人一心想避免無謂的麻煩，馬上拿出二十馬克給警長。正在這個時候，一個人開門進來，說他在門外聽見他們在開談判。他說向警長行賄是犯法的真憑實據。他一方面請警長以書面證明行賄的情形，另一方面要把那「犯人」拘禁起來。當那陌生人和那俄人單獨在一道時，他說他是反間諜機關中担任警務工作的幹員。他很同情那俄人的處境，情願助他脫罪，不過請他做一點小事情。他所要求的照常是那種不大重要的消息，例如蘇聯國內某公民的身世之類。那俄人不疑有他，便把所要調查的某公民的名字寫在自己日

記冊上，又徇那陌生人的請求，也把那名字寫在那陌生人的日記冊上。過了幾天，他接到一個電話，說反間諜機關的職員要跟他談一些要事。他到這時候才看出危險來，趕快向蘇聯當局報告。幸虧他覺悟尚早，才未被德國間諜機關利用。

外國間諜機關深恐他們的同胞也會中外人同樣的詭計，因此往往用方法訓練他們。電影是一種常用的工具。女間諜瑪坦哈麗（"Mata Hari"）、旅順（"Port Arthur"）和賣國賊（"The Traitor"）等都是描寫間諜技術的影片。賣國賊一片的內容是暴露間諜在德國領土內活動的情形，故事頗有教訓的意味。主人公是一個德國飛行員。他中了外國間諜機關的奸計，可是結果有勇氣向他的上級軍官告發自首，得到政府的獎勵。外國間諜機關同時又把他們工作人員理想化，使同胞都願意為祖國而從事間諜工作。現在每年有大批的青年男女受了間諜機關的訓練，準備到鄰國去做秘密工作，展開神出鬼沒的國際間諜大戰啦。



上海的新危險區域

轉載字林西報



這種競爭是無限制的，誰都想在戰艦的質和量上壓倒敵人，領導羣雄。

## 造 艦 競 賽 弓 影

——Welton Robinson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七年四月號科學的美國雜誌——

法國最近建造了一艘世界最新式的戰艦，就是迅捷的、強有力的、排水量二萬六千五百噸的唐開克號（Dunkerque）。她湊足了三艘世界上最堅強的主力艦；其餘兩艘是英國三萬三千五百噸級的超無畏艦——納爾遜號和羅達納號（Nelson and Rodney）。剛巧在一年之前，法國完成了世界上最精美的大郵船諾曼第號（Normandie），現在她又擁有了最快最堅強的戰鬥艦了。

唐開克號的建造完全是對德國三艘超特的一

萬噸『袖珍艦』而生的反響。另外還有一艘姊妹艦，名叫斯特拉斯保（Strasbourg），正在建造中，它的武裝實力將隨德國以後造艦的新計劃而變更，使法國海軍實力永遠超過德國之上。

『袖珍艦』的戰鬥能力是異乎尋常的強勁。當她們正在設計建造的時候，其他各國所造的一萬噸級巡洋艦，不過裝着八門九門或十門的八吋口徑大砲；但是德國這三艘新造的戰艦都裝上了六門十一吋口徑的大砲，她們拋擲出來的砲彈重量有六百七

十磅。但八吋礮的礮彈只有二百五十磅。『袖珍艦』更有極強的防禦力，她們能吃得消好幾個八吋口徑礮所射出的礮彈的轟炸；可是她們所拋出來的六百七十磅的那傢伙，假使目標準確的話，只消一個便足以把現代任何一艘一萬噸巡洋艦炸沉到海底去。

一萬噸巡洋艦只有一點比『袖珍艦』更優越，那就是她們有較高的速度。『袖珍艦』中的德意志號以及兩艘姊妹艦的最高速度是廿六海哩；可是其他各國中最慢的巡洋艦每小時也能走到三十一·五海哩，至於最快的，像意大利的突蘭多號（Trieste）和突里索號（Trento），速度總在三十六海哩以上。（一九二八年突蘭多號曾創造每小時三十八·七海哩的最高記錄。）

從上面幾點看來，法國的巡洋艦雖然在速度上可以降低德國的『袖珍艦』，可是她們都缺少足以

跟敵艦格鬥的攻擊力和防禦力。在另一方面，法國那六艘強勁的無畏艦，在軍備和武裝上誠然可號稱無畏了，可是她們每小時二十海哩那樣遲緩的速度，又怎能捕捉短小精悍的『袖珍艦』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海軍當局就決定建造二萬六千五百噸的唐開克號；不僅在速度上勝過『袖珍艦』，而且具有了將她們轟沉的強勁實力。唐開克號現在已編入法國的太平洋艦隊中，她在任何方面都佔了優勢。速度是廿九·五海哩，足以追捕正在狂逃中的『袖珍艦』；八門十三吋口徑大礮在同時候能射出九千六百磅重的鋼鐵和炸藥，凡在周圍二十哩以內的敵艦，都不能逃過她猛烈礮火的轟炸，所以單就攻擊力比較起來，唐開克號已比『袖珍艦』大過兩倍以上。

唐開克號的武裝實力，說起來有點驚人。那八門

主力砲裝在兩座堅巨無匹的炮塔上，位置在艦身的前部，四周都有極厚極堅固的鋼板蓋住，普通的炸彈幾乎休想撼動分毫。十六門五吋口徑大砲分佈在全艦各部，專門對付魚雷艇和潛水艇的襲擊。還有十二門四吋口徑的高射砲，足以威脅任何厲害的轟炸機，而且那十六門五吋砲轉動的角度極大，隨時可以改作高射砲，所以唐開克號的防空實力也是異常堅強。

後甲板上的飛機庫隨時可以放出四架小飛機，它們的任務是飛到敵艦附近去觀察砲彈的降落點，然後飛回報告本艦的砲台司令，以為發第二砲的參攷，據說這麼一來，砲彈的準確性便能大大的改進了，即使敵艦的距離是相當遙遠的。

鋼甲的防禦非常周到，艦身的中部用三百呎長，八·七五吋厚的一大整塊鋼板掩護起來；甲板上都有五吋厚的鋼板遮蓋着，足以抵抗重磅炸彈和砲彈

的轟炸。全艦的鋼板共重一萬噸，同排水量比較起來，如此鉅大的百分數，就是主力艦也從來不會有過。

法德間這樣的造艦競爭，漸漸引起了世界各海軍列強的興趣，現在她們都正在計劃建造新式的戰艦，來替代目下所有古舊的過時兵船。正像法國要打倒德國的「袖珍艦」一樣，現在意大利也覺得有建造一艘能夠賽過那艘二萬六千五百噸海上怪物的新軍艦的必要。起初意國海軍當局只預備造一艘唐開克號相等的戰艦，但後來他們又決定建造更偉大更強勁一些的。現在已經有兩艘新艦在動工中，預備在一九三八年底以前完成。她們的排水量有三萬五千噸，速度在三十海哩以上，有九門十五吋口徑的大砲，分裝在三座砲塔上——她們的實力顯然又遠勝唐開克號和「袖珍艦」了。

意大利這個議決案頓時又提高了法國造艦的

威脅了。有兩條更堅利的法國軍艦正在準備中，今年就可以下水。她們的速度將達三十海哩，主要的武器是十二門十三吋口徑的大砲。

德國當然也不甘心落到她世仇國的後面，她決計打破凡爾賽和約中海軍協定的限制，開始建造兩艘跟唐開克號實力相等的戰艦，不過她們將裝上九門十一吋口徑的大砲。

這些歐陸列強造艦比賽的劍拔弩張情形，顯然使老大的不列顛感覺到深深的不安；她於是也正式宣言說，至遲在一九三七年中，她要舉行兩艘三萬五千噸級無畏艦的下水禮——三萬五千噸是一九三六年英法美三國所訂立的倫敦海約中制定的最大限度。美國當然也跟從着在國會中通過了建造兩艘同等戰艦的議案，她們都將於年內開始動工。

日本呢，在官方的表面上，誠然是靜悄悄地不動

聲色，好像是完全根據舊日的造艦計劃在進行着；可是我們曾經聽到過一個驚人的謠言說：日本正在建造一艘偉大空前的超無畏艦，她的排水量約有四萬五千噸至五萬噸，並且裝着十八吋口徑的大砲。假使她果實現這種傳聞的計劃，那末英美兩勢必將他們三萬五千噸戰艦的計劃藍圖全部撕碎，而另行設計追蹤日本的新式巨艦了。

這樣看來，世界三大海軍強國間造艦競爭的劇烈開展將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競爭是無限止的，誰都想在戰艦的質和量上壓倒敵人，領導羣雄；而本文所述的唐開克號可以說是這次造艦競賽中的首先起跑者。

自信是成就偉業的必需品。——S. Johnson

(黃耘農譯)

未來的英國國會

轉載笨拙



一議員：“從在座諸位的面部表情看來，我敢斷定他們的意見是完全與我一致的。”





毒氣的力量是有限的。  
毒氣在戰場上是致命的，普通的人民無需害怕。

## 毒氣的真相 顧良

—Alden P. Armagnac 原著 節譯自—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美國通俗科學—

——譯者的經驗——

七月廿八日早晨，二十九軍克復豐台和廊房的消息傳來，在北平城裏的我們因此興奮了整整一天。可是夜半電話紛紛報告我們敵軍在黎明前施放毒氣，威脅二十九軍退却，所以要防一防。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着的防毒經驗。

要防一防，是的，但是怎麼防法呢？

北平的房屋都是紙窗，毒氣可以隨便進來，我看了看，覺得毫無辦法。紙窗不久以前，經人研究過的，是最合乎衛生健康的，可是那時候我無意中發現了牠在現代戰時的缺點。整個院子裏，前後住着十幾口子，不是老的，就是女的，祇有

我一個人是青年男子。大家都沒有防毒面具和防毒裝，而且，

雖然是國防最前線的『古城』，却從來不曾舉行過防毒宣傳和演習，最起碼的辦法：儘量關閉窗戶門戶，都因為紙窗而難能有效；我覺得實實在在沒有可以給大家想法的地方。如果毒氣大量施放，祇能挺了。

正在這個時候，打門聲極急極響，老媽子開了一看是警察，說是命令防毒。警察居然肯負責實施『抱佛脚』教育，我就非由後院趕到前門去領教不可了。同時我又懷疑他能傳些什麼法寶。他說：『拿一個碗，地下挖一些泥土，盛在碗裏，半碗光景，再切一些大蒜，大蒜也行，切細了，也放在碗裏，一面再

加點兒糖，加點兒鹽，拚命的拌，拚命的攪，毒氣來了，大家往鼻子裏塞。」他說得非常快，也難怪他，因為胡同裏的每家他都得按戶通知，毒氣又要來了，還不趕緊點兒。我們跟他道了謝，關上了門。

我才下地回房，坐下來不禁長嘆一聲。

這種聰明的，簡便的，有效的妙法，也不知道是那一位高明的秘方！太可憐也太可笑了！地方當局的常識可以祇是苦了那些服從命令的警察。

毒氣有多少種？有讓哭的，有讓笑的，有讓暈過去的，有讓窒息的，有讓爛皮膚的，有讓……就算這個秘方靈驗，可防的是第幾號毒氣呢？我們沒有這種常識的民族確是不足應付現代生活的！

頭裏電話來，我聽了，也沒有跟那些老的小的女的說明消息的內容，我知道說明了不過是恐慌和忙亂，一切皆徒然，我又何必多此一舉？但是給警察一來，老媽子已經聽進去了，嚷嚷的誰都知道。於是，頃刻之間，那個簡便的秘方已經聰明地配製完畢，等待發生效力了。我雖然想告訴大家那是不是

靈的，誰也不見得會相信我，我就隨他們去弄，也可以自己安慰安慰，空氣可以平靜些。完成以後，他們問我行了嗎？我說還不大行，再加點兒醬油，醋纔好，真的，也都加了。

結果，敵人那夜並沒有施放甚麼毒氣，原不過是對於我們無知的當局，無知的民衆一種恐嚇罷了。聽說當局一半就是這樣嚇退的！

x x x x x

我一方面覺得毒氣無法防，一方面也很懷疑毒氣的力。最近讀了一篇簇新的關於毒氣的論文，結果知道：

毒氣的力量是有限的。

毒氣在戰場上是致命的，普通人民無需害怕。

x x x x x

法國進行着「全國國民購置防毒面具五年計劃。」德國說是已經秘密發明一種專為非戰鬥員用水準，使她不得不又想法來報復意國那兩艘新艦的

的防毒面具，如何秘密法子不得而知，不過已經製造了幾百隻是真的。英國那箇世界第一非戰鬥員防毒面具製造廠，在黑燒(Blackburn)地方的，據說製造額已經超過九百萬隻，現在每天繼續製造十萬隻，計劃是這樣的：英倫三島男女老小人人都要準備一隻防毒面具。

毒氣在未來世界大戰中將要大顯身手，這是無可懷疑的了。到那時候，究竟成個什麼樣子呢？全城全市的人口，一下子都要毀滅了嗎？各國秘密防毒的情形，是不是比我們所聽見的還怕人？如果世界大戰發生，那些化學家們是否都得奉命發明新毒物？

根據美國化學戰爭部普崙蒂斯(Lieut. Col. A. M. Prentiss)的報告，我們知道毒氣並不見得是太可怕的。(普氏寫過一冊權威的書：戰時化學品，可以糾正一般人不少的誤解。)

曾經有這種傳聞：說是美國已經發明了一種『超毒氣』(“Supergas”)，祇要在空中施放幾百磅，像紐約那樣大的都市全部人口，非要遭殃不可的，說是美國藏着這種毒氣，準備下次戰爭拿出來用，弄得好些國家的軍事化學家都眼巴巴地想要知道這個秘密。老實說吧，這種氣體並不存在——除了在一些感覺靈敏的作家們底幻想裏。

不錯，歐洲大戰以來，新發明的毒氣確有兩三種，可是我們知道沒有一種是比那次戰爭中所用過的更厲害些。不要講現在，就是最近的將來，恐怕也很難發明出一種那樣厲害的毒氣。

歐戰期間，化學家們試驗過三千多種類似的化合物，認為可用做戰爭氣體的祇有三十八種。後來上場施放，結果『靈』的半打還不到，其餘都浪費了。真正的毒氣為什麼難得呢？理由很簡單。因為能夠在戰

場「放肆」的氣體，光是有毒不行。很兇很兇的毒氣，譬如靛酸，是歐戰時期所用過最無效的毒氣，因為比空氣輕，施放以後逍遙蒼空，所以不但要毒，而且還非重於空氣不可。

重於空氣也還不夠，製造方法還得簡單。

製造方法簡單也不夠，還得容易變動。如果那是一個氣體，在普通的壓力之下，可以變成液體，爲了要濃濃厚厚裝進砲彈和炸彈裏，節省地位。如果那是一個液體，在普通的溫度之下，可以立刻變成氣體，俾得散播。

這也還不夠，那也還不夠，說少一點，總要一打條件罷。要發現這麼一種神通廣大的毒氣不難，跟覓一個用左手，藍眼睛，紅頭髮，體重一八〇至一八五磅之間，能說七種語言，還能吹一口好笛子的人一樣容易。

化學家們儘管交白卷，各國軍隊裏的技師却拚

命利用已經發明了的毒氣，翻新花樣，出新把戲，毒氣比從前是來得可怕些了。

歐戰時候的飛機，沒有一架攜帶毒氣的。今日進步了，毒氣飛襲已經成爲空軍任務之一。飛機可以擲下含毒的炸彈，中的以後，氣體向四周散播開去。飛機翼下槽中的液體毒物，可以像除蟲藥一樣，且進且瀝，漸漸化爲毒霧。然而也祇有這麼兩個妙法——意大利軍隊在阿比西尼亞作戰把這僅有的兩個妙法都表演了。可是究竟對於富有防毒訓練的第一流軍隊效力如何，且等好戲開演。

至於大都市，如紐約，如倫敦，千千萬萬的非戰鬥市民，將受何等威脅，那是大家最注意的問題了。其實大都市是受不到什麼威脅的。因爲施放液體毒物，飛機必需降達三百英尺高度，但是高高的摩天樓阻止了飛機的自由低飛。至於改擲毒氣炸彈呢？擲在樓頂

上，氣體爆發飛散，完全失去效用；擲在街道上的機會不過二分之一罷了。而且濃度重量要一一算準，這是很難的。幸虧能殺人的毒氣，必須濃度很大才有效，可是空氣中濃度是很難保持的，不滿幾分鐘就稀薄得不靈了。好些毒氣祇能唬唬人，不能致命，當然中了毒氣一陣子的不快之感是免不了的。現代大都市裏，都有防空組織，敵機來襲，警報發出，大家都來得及預先準備，戴面具的戴面具，穿防毒衣的穿防毒衣，關窗的關窗，關門的關門，最要緊的是知道在放毒氣了，大家儘量上樓，越高越安全，毒氣越高越不靈！事後清潔是必要的，或洗或刷，可用石灰類氯化物。有時敵人實行恐嚇的方法，施放一些無毒的流淚氣或打噴嚏氣，那不必怕，市民受這些小罪好了，沒有什麼的。最怕因此而慌張忙亂，於是擾亂治安，動搖人心。總而言之，毒氣在戰場上是致命的，普通的人無需害怕。

然而，一般人對於平時的防毒演習，最好多多參加！毒氣對於市民雖然沒有甚麼致命的効力，可是中了到底不大好受。所以『毒』還得『防』，而且必須熟練地『防』！當局也應該把『防毒學校』辦得很好，『防毒展覽會』也應該多多舉行。

毒氣的力量是有限的。就是在戰場上，也祇有百分之二的兵因毒氣而致命。

最後，希望作家，記者，以及其他的人，不要隨便誇張毒氣的威風，增加一般人對於毒氣恐懼的心理，那實在是很罪過的。再說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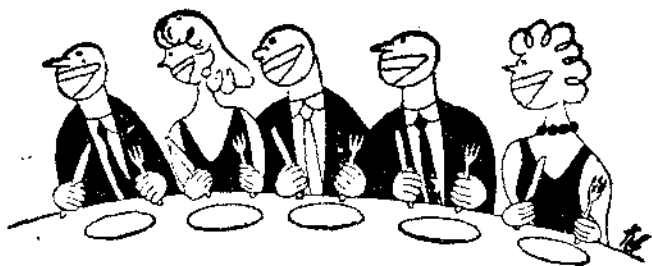
毒氣的力量是有限的，毒氣的真相不過如此。

忘懷了自己的人是值得忘不了的人——

Gustave Vapereau

青年寡婦的眼淚被愛情的手抹去了。——

無名氏



草食人種的繁殖超過肉食人種的繁殖：這就是人類的真進化。

## 肚子與文化

林語堂

——節自一九三七年十月份美國論壇——

我們做動物之一最重要因素，是我們有一個號稱無底洞的肚子。這事實會影響到我們的整個文化。現在我們既有這無底洞要填滿，那真是毫無辦法的事，我們有個肚子這事實，已經影響到人類歷史的過程了。孟子對於人類天性，有深切的了解，他把人生大

慾，歸結到食色二事。許多人克制了色，可是還沒有一位聖人克制過食。有些苦行僧度着節慾的生活，可是就使是最神聖的人，也不能把食忘記到四五小時以上。我們每隔幾小時，腦中就要浮起『甚麼時候吃呢？』這一句話，每天至少有三次，有時候多至四五次。國際會議在討論最重要最緊急的政治大局時，也得因午餐而暫停。國會得看吃飯的時間排佈議程。

一個長過五六小時或與午餐的時間發生衝突的加冕典禮，將立即被斥為有礙公眾生活。老天既然賦我們以肚子，於是我們在想對像托馬斯曼 (Thomas Mann) 這樣的諾貝爾獎金得獎者表示敬意的時候，最好的辦法還是在大飯店中歡宴。

這是有原因的。朋友在酒席上相見就是在和平中相見。一碗鮮美的雞湯，或是一碟美味的羊肉絲，具有緩和激烈爭辯與使人低心下氣的功效。叫兩個餓着肚子的好朋友碰在一起吧，結果總要發生口角的。一頓豐盛的飯，効力不祇是幾小時，而是幾星期和幾個月。要我們寫一篇書評，去罵三四個月前請過我們一頓豐盛的晚餐的作家所著的書，我們真要躊躇不能下筆了。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洞察人類天性的中國人，不把他們

的論爭去對簿公庭，而解決於杯酒之間。（就是在西方，餽飽判官，判決起來也就往往無罪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是這樣的，他們不但在杯酒之間解決論爭，也用同樣的法子去防止論爭。在中國，我們常開宴會以賄賂，來聯絡大家的感情。事實上這是政治上的唯一登龍之術。假使有人費些工夫去作一統計，那麼他就可以發現一個人設宴請客的次數與其昇官的速度有絕對的關係。

我們既然天生如此，那麼我們怎能有別種反應呢？我相信這是中國的特殊情形。要是美國郵務總長或是部長在朋友家裏吃過五六頓飯，這位朋友向他作私人的請托時，他怎能加以拒絕呢？我敢打賭，美國人是和中國人一樣有人性的。唯一不同之點，是美國人未能洞察人類天性，或是未曾依據人類天性合理地進行組織他們的政治生活。我猜想在美國的政治領域中，有些是和中國人的這種生活方式一樣的，因為我不得不相信人類的天性是大抵相同的，在皮膚底下，我們都是一樣的。祇是我沒看見這些習慣像中國那樣普遍而已。我所聽見的唯一習慣，是市長的候選人，開露天茶會

請區中的眷屬，以冰淇淋和汽水餽小孩吃，來賄賂他們的母親。在這樣被集團地餽了一頓之後，大家無論如何總要相信『他是一位大好漢。』

歐洲中世紀時代的王公貴族，在大婚或誕辰盛典時，總是以豐盛的酒肉，設筵請佃戶大嚼一頓，這不過是另外一種習慣而已。酒肉愈豐，這位貴族大約也就愈受農民的歡迎。我並不是說美國市長的習慣與中世紀王公的習慣是一種歷史的傳統或是有直接的連帶關係。這關係是更微妙的：兩者都發自對於人類天性的自然了解。

人生根本上既受飲食的影響，因此，革命，和平，戰爭，愛國，國際間的默契，我們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結構，都深深地受其影響。法國大革命的原因在那裏呢？盧騷（Rousseau）嗎？伏爾泰（Voltaire）嗎？狄特洛（Diderot）嗎？不，祇是因為糧食問題而已。俄國大革命與蘇維埃實驗的原因在那裏呢？又是因為糧食問題而已。至於戰爭呢，拿破崙說過一句顯示他的智慧的話說，『軍隊是靠肚子打仗的。』當肚子裏不和平的時候，喊着『和平！和平！』又有甚麼用呢？

對國家可以這樣看法，對個人也可以這樣看法。當民衆飢餓的時候，帝國傾倒了，強權與恐怖的統治也崩潰了。當飢餓的時候，人們拒絕工作，兵士拒絕打仗，首席歌女拒絕歌唱，參議員拒絕辯論，甚至總統也拒絕統治國家了。

丈夫幹嗎要整天在辦公室中揮汗工作，除了希望在家裏吃一頓豐盛的餐飯之外還有甚麼？因此有一句俗語說，欲得男人之心，最好從他的肚子入手。當他的肉體滿足了的時候，他的精神比較安定舒服，他也比較多情與較能體貼人家。做妻子的往往因為丈夫不注意她們的新衣裳，新鞋子，新眉毛，或新椅套而發牢騷。可是做妻子的可曾因丈夫不注意美味的肉排或蛋餅而發牢騷？他也許沒注意到新眉毛或新衣裳，可是一塊美味的肉排，他往往立即看到。那麼爲甚麼不懂事一點，賄賂他一塊肉排呢？

在盛宴中，中國人是多麼的精神煥發啊！當他的肚腸填滿的時候，他多麼會喊出人生是美妙的啊！從飽滿的肚子裏洋溢着，並發射出一種精神上的快樂。中國人是靠着本能的，他的本能告訴他說，當肚子美滿的時候，一切都美滿了。所以

我說中國人有一種較近乎本能的生活，以及一種哲學，叫他們較能公開承認他們的生活近乎本能。我曾經提起過，中國人對於快樂境地的觀念是『溫暖，飽滿，黑暗，甜蜜』——指吃完一頓豐盛的晚餐上牀去睡的情景。腦中存着這種理想，所以有一位中國詩人說，『腸滿誠好事，餘者皆奢侈。』

中國人抱着這種哲學，所以對於食物並不拘謹，也不吃得津津有味。當中國人喝一口好湯時，就盡情地啜唇作響。當然，這在西方是無禮貌的，在另一方面，我十分疑心西方的禮俗，強迫我們靜悄悄地啜湯，以最少欣賞的表情靜靜地吃飯，這是阻礙庖廚藝術發展的真原因。西方的人在吃飯的時候，爲甚麼談得這麼輕柔，吃得這麼悲慘，規矩，高尚呢？美國人多數沒有那種拿起一根雞腿，把它啃個一乾二淨的聰明；反之，他們繼續用刀叉玩弄着，感覺非常悲慘，可是不敢說一句。當雞肉真真好吃時，這是罪過的事。講到飯桌上的禮貌，我覺得當母親禁止小孩啜唇作響的時候，小孩就初次感覺到人生的悲哀。這是人類的心理，假使我們不表示我們的快樂，我們不久就感覺不到了，於是消化不良，憂鬱，神經衰弱，以及成人



生活中所特有的精神病痛就接踵而至了。欣賞食物有甚麼可羞呢？有常態健康的胃口又有甚麼可羞呢？不，中國人是兩樣的。他們吃物時的禮貌不好，可是却善於欣賞盛宴。

事實上，我相信中國人所以不能發展植物學與動物學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學者不能冷靜地與無動於中地觀察一條魚，而不想到魚在口中的滋味而想吃掉它。我所以不敢信任中國外科醫生的原因，是因為我恐怕當中國外科醫生在割我的肝臟要我胆石時，他也許會忘了石子而把我的肝臟放到鍋裏去。中國人對於一切動植物，正確的觀點是怎樣才能欣賞它們，而不是它們本身是甚麼東西。鳥的歌聲，花的色彩，蘭的花瓣，雞肉的肌理是和我們有關係的東西。東方得從西方學習動植物全部科學，可是西方得從東方學習怎樣欣賞花魚鳥獸，怎樣賞識各種樹木的輪廓與姿態，從它們聯想到不同的心境與感覺。

這樣看來，食是人生少數樂事之一。飢餓這本能不像性的本能那樣受禁例與社會戒律的妨礙，這是一件很幸運的事，一般地說來，吃是沒有道德問題發生的。吃的橋樑造作是

比性的橋樑造作少得多的。哲學家，詩人，商賈與藝術家都能夠團團坐着，公開做餵自己的工作而不害羞，這真是可幸的事。飲食較不受阻礙，所以也較少變態，瘋狂，與犯罪的行動。

原因是因為人類對於吃的本能，非常坦白。因為這裏沒有拘謹的問題，所以也就沒有精神病，神經官能症，或變態了。杯唇之間，容或有失誤之處，可是食物一進唇中，比較上就沒有甚麼麻煩了。我們承認大家都得吃飯，可是對於性的本能却不如此。食慾既能滿足，則不發生麻煩了。頂多有些人吃得患起消化不良症，胃痛，或肝石症，有些人以牙齒自掘墳墓，是就使如此，他們並不以為可羞。

爲了這同一理由，從飲食所產生的社會罪惡比從性慾所產生的少。刑律上有一大部分是關於奸淫，離婚，與侵犯女性的，可是和非法，不道德，與背信的飲食罪有關者較少。我們對飢民表同情，却不對庵裏的尼姑表同情。

這種猜測並非毫無意義的，因為大眾對於飲食問題，和對於性問題的懵然無知比較起來，可說是懂得多了。滿洲人在嫁女之前，不但教以烹調之術，同時也教以戀愛之術，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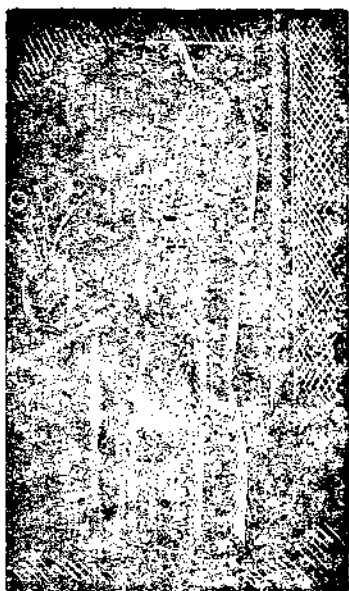
世界上別處可有這種教育法。飲食問題得到智識之光的普照，可是性的問題還是被神仙故事、神話與迷信所包圍着。飲食問題可說是見到天日了，可是性的問題却依然未見天日。

食物與性情是有很大關係的。一切草食動物的天性都是和平的：如羊，馬，牛，象，麻雀等。所有的肉食動物都是好鬥嗜殺的：像狼，獅，虎，鷹等。要是我們是草食類，那麼我們的性情就會較像象了。在不需要戰鬥的地方，大自然並不造出好鬥的性情。公雞還在搏鬥，可是它們不是為食物，而是為女人而搏鬥的。在人類社會的男子中，這種爭鬥還是會有的，可是我們所看見今日的歐洲，為輸出罐頭食品的權利而鬥爭，和這種爭鬥是不大相同的。吃人的蠻子殺了仇敵，把他們的肉吃掉，至於文明人類互相廝殺，把屍首埋葬了，在墓上豎起十字架來，為他們的靈魂祝禱，這似乎就是吃人蠻子與文明人類的差異了。

我頗能理解我們是在朝完美的路上走的，這意思是說，我們在目前是還不很完全的。人類要發展到有反芻動物的性情時，才能算是真文明。在現代人之間，我看肉食的和草食的動物都有——那種性情可愛的和那種性情不可愛的。

草食的人終身管自己事，肉食的人以管別人的事為生。十年前在嘗試了四個月政治生涯以後，我便棄絕仕途，因為我早就發現我天生不是肉食動物，雖說我喜歡吃好肉排。世界上有一半人花費時間去做事，另外一半人強迫別人替他們做事，或是弄到叫別人不能做事。肉食者的特點是專喜歡格鬥，勾結，操縱，欺騙，鬥智，以及先對敵人下手，都把真趣味與真本領表現出來，可是我得表白，我對於這種手段是完全不能讚同的。（可否讓我表白，我是真看不起這種人的。）

不過這全是由本能來的；天生有這種格鬥本能的似乎喜歡它，耽溺在裏邊，至於那種真有創造才能，有做他們自己的事的才能或熟悉其本行的才能者，對於這一方面，往往似乎是太不發展了。有多少善良的，沉靜的，草食類的教授，和別人比起來，似乎完全缺少貪慾與才能可以前進，可是我實在是多麼稱讚他們啊！事實上我敢說全世界的創造的藝術家在管自己的事上比在管別人的事上好得多，因此也都是草食類的。草食人種的繁殖超過肉食人種的繁殖，這就是人類的真進化。可是在目前，肉食人種必定還是我們的統治者。在相信強權的世界上一定是如此的。



中國愛神之特質，不是將愛情灌注到青年男女的心裏去，而是在使陌生的男女，成爲夫妻，終身同居。這個工作好像很簡單，實施起來却很麻煩。

## 中國人的愛神 李金髮

——T. S. Young 原著 譯自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報——

中國人的愛神，不是像西方人所想像帶着弓矢

字蓋章於證書上。

的生翼的小孩子，他是一個如我們一樣能食飯食猪肉的人類呢。愛神在西洋人看來是戀愛之神，但中國人看作愛情是一種慾，所以也沒有戀愛之神。雖然我們無時不崇拜渴望。我們中國愛神之特質，不是將愛情灌注到青年男女的心裏去，而是在使陌生的男女，成爲夫妻，終身同居，這個工作好像是很簡單，實施起來却很麻煩。中國女子喜歡人追求，媒人須用許多方法去講好聘金和粧奩。在舉行婚禮時，他也得登臺，簽

現在青年男女已經可以很自由地交際，有機會自己去找尋愛侶，媒人似乎已成多餘的人物。女子雖然已得到解放，西方人戀愛的風尚雖然日見盛行，但中國人還不能完全除去媒人。

現代的青年男女，雖然完全由自己戀愛成功，但在結婚的典禮中，仍然要請他的好朋友來做媒人，好像表示他們的婚姻不是自己結合成的，沒有媒人參與其事，總覺不妥當的。中國人很注重儀式，稍有疏忽，

則會給大家看不起。

我常常想，假如中國古時沒有媒人存在，社會將變成怎樣？我們不需要追溯到遠古的時代，即想像一下，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情形就夠了。那時女子深鎖香閨，如同籠中的鳥雀，兩性沒有交接的機會，婚姻不當作是愛情的結果，只視作人生必然的過程，女人只被人視爲『生育的機器』。那時『生育器』只是媒人討價完錢的商器，他則從中得利而已。但他們的工作，終於使『生育的機器』完成現在中國大數目的人口。現在青年男女雖然口口聲聲說自由戀愛，但十個婚姻中，有九個仍是靠媒人完成的。

中國人對於兒童第一關心之事，不是他們的教育問題，而是他們的終身伴侶問題。出世不久，父母便忙忙碌碌地請託所有的親友，爲他物色一個終身伴侶。假如兒女到了成年，還沒有找到適當的伴侶，父母

就會日夜坐臥不安。有些人則兒女尙在襁褓中，已爲其定下婚約，因爲他們心目中以爲兒女終身大事，愈早解決則愈早安樂無憂。沒有人願意終日擔心着過日子的。所以中國人的兒女，老早就定了婚約，雖然他們自己對於什麼是訂婚結婚還莫明其妙。爲什麼需要他們知道呢？橫豎青年男子結婚，不是他討老婆，而是他的父母娶媳婦。

媒人如同其他商人一樣，不能希望他在營業中說真話的，因爲想其經營成功，當然要鼓其如簧之舌，去乘對方的弱點。往昔攝影術還沒有到中國之前，一切對方的儀表，全靠媒人的巧語花言去描寫。故常常做媒時說得天仙化人的，結婚時變成一位嫗母。媒人有時甚至將女子綴花鞋帶到男家來看，以證明她的『金蓮』之小巧。（往昔崇尚小脚的時代。）但誰敢說那不是她祖母的睡鞋呢？這是媒人做得到的。媒人

說什麼話都只好相信，因為不便表示出懷疑的態度。今日幸有攝影術之助，可以在說婚事的時候，要求一看女子的照片。但有時花燭之夜所見的新娘，竟會完全與以前照片不同。

這種欺騙的手段，是應該詛咒的。但有時也應原諒媒人，否則麻子，缺唇，駝背的女人如何得到結婚的機會呢？總之，我們已視妻子為『生育的機器』，那女人外貌上的美醜，又有什麼大關係呢？麻子，缺嘴，駝背的女人，終歸是一樣達到生育的目的。而且我們還可以用命運如此，去安慰自己。假如華年美貌的女子，忽然變成聾子啞巴，我們只視他為上帝的意思；不會十分埋怨媒人的。

無疑的，女人做媒人比男人好得多，因為不獨她們可以直接向對方母親說項，且女人終日空閒，可以不斷地向對方的母親進攻，她可以夜以繼日地在飲

茶時，在麻雀台上，商量好粧奩和聘金。而且女人比男人較忍耐，長舌較有資格進行媒人的工作。我相信我們的婚姻，大多數是女人完成的。現在雖然時過境遷，媒人已不如從前之縱橫，但結婚典禮中，仍少不了男女媒人並立在臺上。

我們看不出什麼是做媒的主旨，因為有許多人總是喜歡花費時間去負起媒人的責任，去撮合青年男女。做媒人的，總是很關心新婚人的幸福，如他們瓜瓞綿綿，就是結婚最大的成功。假如女子不能生男孩，那不能諉過於媒人，因為沒有媒人，能担保女子婚後一定生男孩的。況且這個缺憾還可以用娶妾來補救。

我們喜歡做媒，不是沒有理由的，有時因為朋友的情面，不得已將這朋友的男孩撮合那個朋友的女孩。我們相信沒有什麼能比做媒這件事，更可以為朋友効勞的了。這種幫忙是互相的，你為他効過勞，他異

日亦將爲你効勞的。於是我們的兒女，將因這種道德關係，而不致無終身伴侶。因爲這種友情關係，許多人願意得做媒的微利。這種職業的媒人，大多數是下級社會的婦人。一開頭她們當然詳數過去做成功的媒，但做失敗的那些，她必不提起的。不用說許多青年男女，便爲這些巧語花言的老媒人而斷送他們的幸福。

此外有些人，則因宗教迷信關係，願意做媒。他們相信做媒是善事，如果一個人能做成一個媒，則上天會保佑他。上天保佑，誰不想呢？此外有時因爲政治作用，會撮合成親家的。要在政治上得上一好地位，沒有什麼能比撮合兩個大政客結成親家那麼容易。有許多大官員，是因爲做過一次政治媒人才有官做的，這是公開的秘密。因爲做媒的各種動機不同，於是中國的每個人，都可以追求一個老婆，一部『生育的機器』，不論外貌怎樣醜怪，只要有作用就得。

交通銀行		
總行	國政特爲展國業銀	分行支處
上海黃浦灘路十四號	民府定發全實行之	南京 蘇州 常州 無錫 鎮江 揚州 南通 徐州 濟南 青島 煙台 濰縣 鄭州 開封 西安 長沙 漢口 廣州 香港 汕頭 廈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汕頭 廈門
電話 掛號	主旨 扶助工商	天津 北京 保定 石家莊 太原 西安 長沙 漢口 廣州 香港 汕頭 廈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汕頭 廈門
英中文字 六六三九	存款 放款 儲蓄 匯兌 代理 信託 倉庫 押匯	汕頭 廣州 香港 汕頭 廈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汕頭 廈門



最切乎實際的農民大學。

## 常識大學

孔斯文

——節譯自波蘭 Prosto Z Mostu 日報——

「我們沒有  
教科書……」

與自信，情願貢獻他們的一生，為波蘭的農民努力，幫助他們建立永久的基業。

短小健壯的常識大學校長站在桌前說，他的農婦妻子，也就是常識大學的助理校長補充一句說，「假如有教科書，也沒有甚麼用，因為農民很少識字的。」常識大學位在波蘭近南堡的極壁曹斯卡地方。

他們夫婦倆站着，驕傲地向窗外看了一會兒，看着那些在波蘭南部的原野中，隨風波動一望無際的麥田。他們也許是在回憶着他們祖先艱苦的血戰，以及俄軍侵波時的犧牲，可是他們並不想報復。這常識大學的校長夫婦，對於未來的波蘭抱着無窮的希望。

歐戰終了以後，新波蘭政府的當前問題是非常複雜的。波蘭本來分成三部分，歸法律、經濟與政治勢力所支配，現在得漠視一切的困難，合而為一了。在一九二〇年以後，波蘭政府與俄國紅軍的戰爭，叫政府自顧不暇，專心致意於京城之防守。因此沒有法子顧到水深火熱中的農民——佔全國人數百分之七十。波蘭政府的農林學校，試想以最新的耕種法教給農民，叫他們在一片狹小荒蕪的土地中，還是可以生活下去。可是那些理論家所說的肥料與器械，就是

富有的地主，也沒有這許多錢買。同時農民方面也拒絕接受幫助與教育。他們情願吃了最後一些糧食，東緊肚皮，長日住在家裏不出外，以免走破木鞋底。

爲要應付這種事實上的需要起見，斯古查，一位農民協會的領袖，想出一個辦法，開一間完全由農民自己辦理的學校，來灌輸各種實用智識給農民。學生們稱這間學校爲常識大學。

在起初的時候，校長夫婦充滿着辦學的熱誠，可是那些時常受欺騙的農民，反而滿心狐疑。他們先租了一間的房子，由村中農民協會的幫助，有些年老的農民先行入校。利用演講與討論的方法，逐漸引起農民方面的興趣。在第一次的豐收以後，農民的懷疑就完全掃除了。

在五年中，常識大學已經有驚人的發展了。本來教師祇有校長夫婦兩人，現在已經有六個人了。波蘭

各部都有講師到常識大學來，把各地民衆的情形，國際政治糾紛，講給學生們聽。因爲常識大學是不收學費的。所以各季學生的人數都不相同。這些學生有時被徵入軍隊當兵。他們有時候也得造路，以代付稅。

教師的人數不能太多。這有兩個理由：第一，學生人數不多；第二，師資是很不容易尋找的。「教授」並沒有一定的資格，不過校長既是農民，所以他就曉得那一種人最爲適宜於做教授。因爲聽講的學生有許多已經四五十歲了，所以各「學院」的院長也得由上了年紀的人充任。農民覺得年青的人——無論資格多好——是不能教出甚麼東西來的。

雖說常識大學也替年紀較小的學生開了許多課程，可是教授大多是採取討論的方式的。一天裏大半的時間是花在農田上的，教授在那裏把種植的改良，農場輪流種植法，以及耕耘法實地講述給學生聽。



在日裏，機器的應用及修理法，也都實地教授。

黃昏一到，附近各村莊的農民便來參加討論班。有時候談論到種植的方法，或是養育與保護牲口的问题，有時候談到貧富農民的比較，集體農場與個人耕種的利弊，農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及各種與農民有直接關係的國家大事。

在常識大學的範疇中，大家都閱讀報紙，熱烈地討論時事。報紙總是由一家傳到另一家，到幾星期後，歸還原主時，已經破碎零落了。從來沒有寫過字的人，現在已經在作詩了。他們寫的都是親切簡單充滿着大地的氣息的詩。

常識大學也不會忽略了農婦。她們也有求學的機會。常識大學裏有烹調，製造乳酪，縫紉，與養育牲口的科目。該校以實際的指導與討論來教授農婦以育嬰防毒的方法。教以家常常識，教她們出售農產品的

方法，並且鼓勵民間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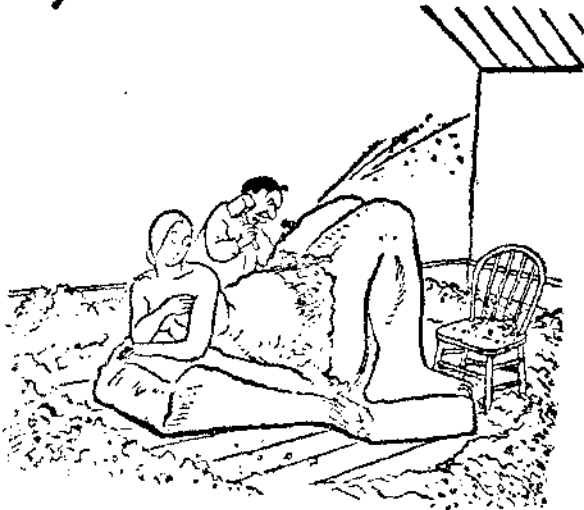
常識大學並以戲劇來補充討論之不足。在起初，學校當局想找出些戲劇來農村中表演，波蘭著名作家雖然有好幾個是農民的兒子，可是却找不出甚麼表現農民生活的戲劇來。爲要適應這種需要起見，就產生了『常識』劇團。

校長先召集劇團的團員，把故事講給他們聽。故事也許是古代的神話，也許是現代偵探小說，或是波蘭英雄的歷史故事。把角色配搭好了以後，說了一句『用你們的常識，』戲劇表演就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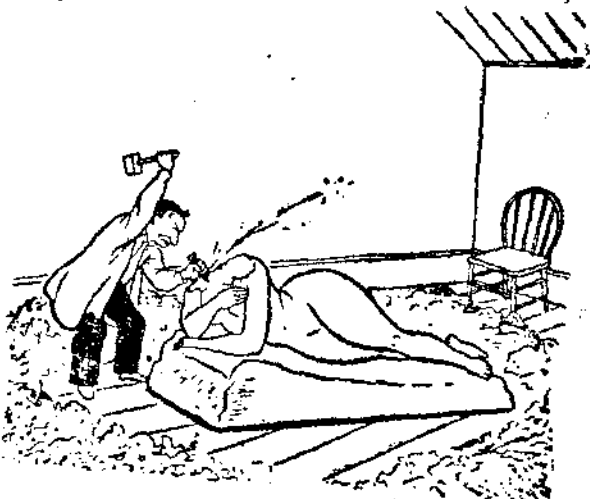
到現在爲止，政府對於這種運動還沒有加以甚麼幫助。可是常識大學的勢力逐漸擴大起來，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其工作的價值了。農民對於常識大學的興趣，表現農民已經覺悟，曉得他們祇有由智識方面努力，才能引起政府注意，才能得到合法的權利。

轉載紐約客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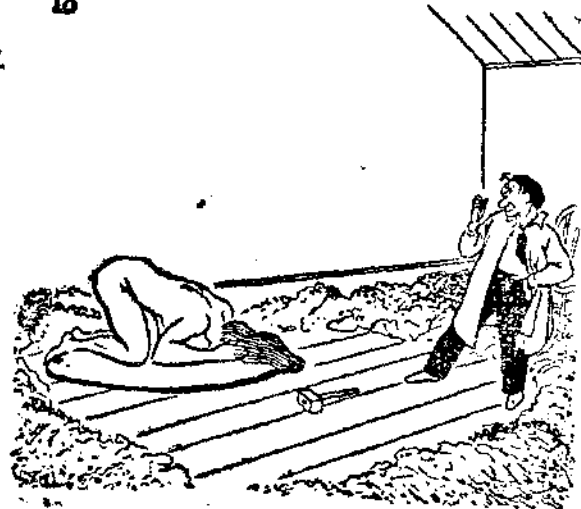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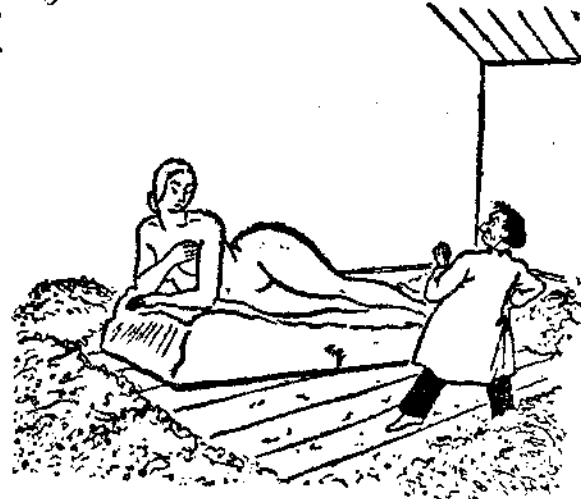
9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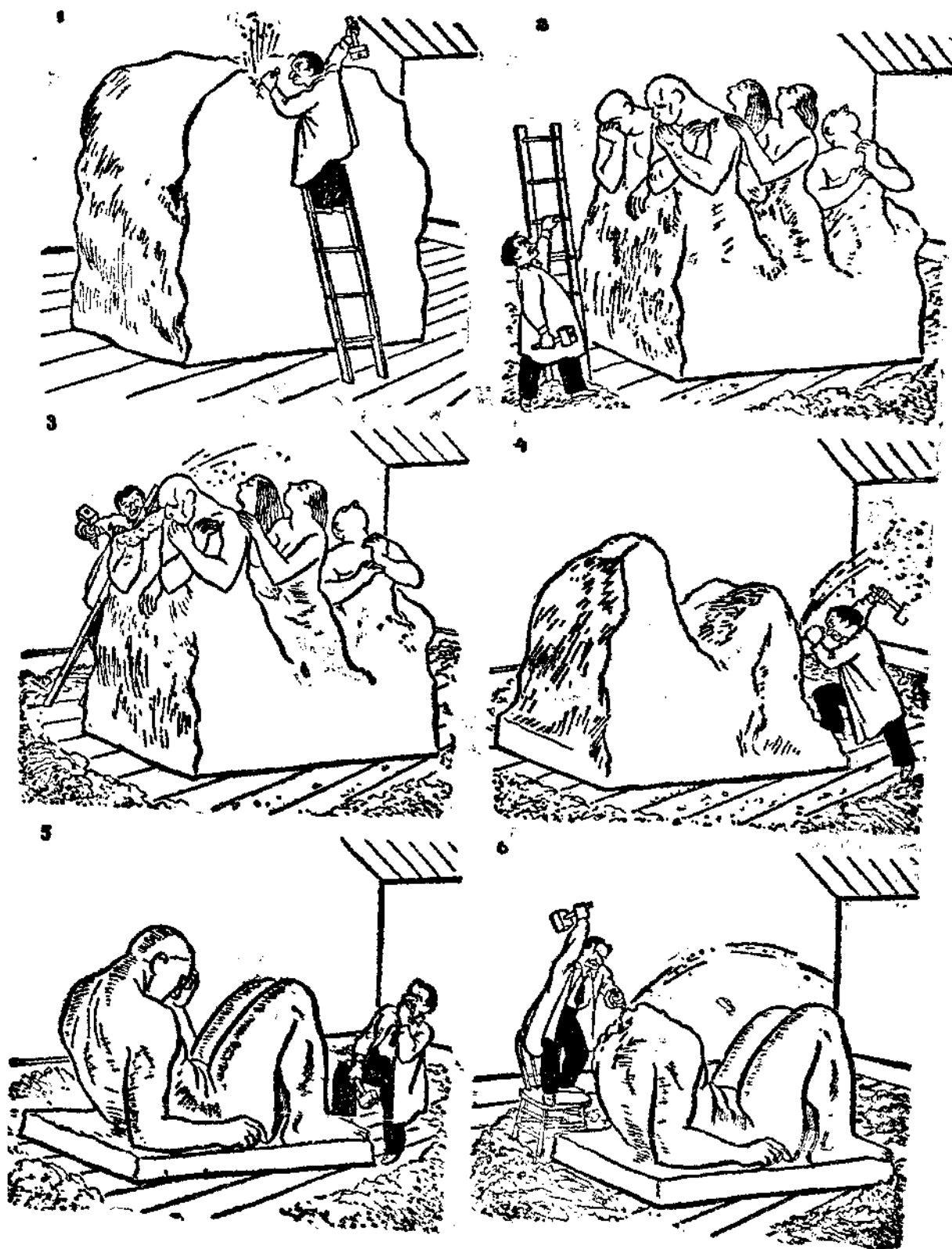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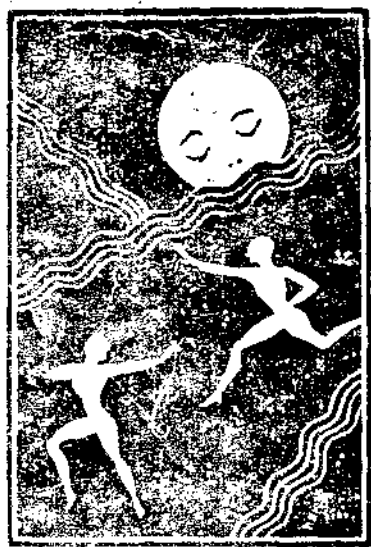


12



真美善主義者





電影不但是激動腦經和情感的根源，而且跟家庭  
和學校一樣，是兒童教育上的偉大力量。

## 兒童與電影

吳志鵬

——Gladys Denny Schuliz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七年三月號美國家庭和花園改良雜誌——

你知道——

電影對你六歲至十一歲的孩子情感上的影響，  
比你大了三倍嗎？

一個九歲的兒童對鬥爭的場面的感受力比其  
他年紀的兒童更強烈嗎？

十六歲的兒童對電影上每個戀愛的場面，幾乎  
都會發生情感上的衝動嗎？

一般的男孩比一般的女孩更容易受電影的激  
動，奮興，或苦惱嗎？

爲了以上這些緣故，看電影對兒童是一種極大  
的精神疲勞，跟半夜以後才就寢一樣地使腦經緊張，  
要他或她恢復精神上和腦經上的均衡，往往需一星  
期的工夫嗎？

上邊這些值得注意的話不是個人的意見或憑  
空的推測，而是美國潘因社會調查基金會研究的結  
果；這機關用精密的科學方法，研究電影對兒童的實  
際影響。受試驗的兒童共有數千，主持調查工作者不  
但叫兒童用口頭或書面把他們由電影所得到的反

應敘述出來，而且也在他們看電影的時候，用科學儀器記錄他們的脈膊和反射作用。他們又在兒童觀影歸來就寢的時候，把儀器安置在兒童所睡的牀上，以記錄他們夢中的種種動作。

電影不但是激動腦經和情感的根源，而且跟家庭 and 學校一樣，是兒童教育上的偉大力量。

據潘因社會調查基金會的研究，十六歲的兒童有二分之一由電影得到男女性愛的觀念；各階級的兒童在看過一次電影之後，對社會的態度便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有一次，兒童看完一齣同情中國人的電影之後，馬上抱了親華的態度，雖則他們在過去對中國是毫無同情的。在另一方面，當『重見光明』(The Birth of A Nation)在美重映時，那些素來沒有種族偏見的兒童，立刻染上了反對黑人的色彩。有些男女兒童承認他們因為受了電影的暗示，

才做出犯罪的行為及不正當的性行為來，不過另有一些兒童則說，他們因為看了電影，才不敢做出這些行為來。事實上，我們還沒有方法可以預知某一類電影會給兒童那一種影響，可是我們知道兒童由電影所受的影響，無論好壞，都是非常重大的。

美國兒童心目中的男女英雄是誰呢？不外是電影明星克拉克蓋博 (Clark Gable)、羅柏戴勒 (Robert Taylor)、路易絲蘭娜 (Luise Rainer) 等。他們沉醉在甚麼白日夢裏呢？不外是想做華納巴士特 (Warner Baxter) 一類的風流瀟灑，動人之目的匪首，或給佛里特利馬區 (Frederic March) 的有力的臂膀緊緊擁抱着。

基金會把兒童分為兩類，而加以比較，第一類每週會看電影兩三次以上，第二類不曾看過電影，或一月只看過一兩次，據研究的結果是：『第一類兒童在

學校的平均品行分數較低，學業成績較劣，給教師的印象比較不良，比較缺乏合作的精神和自治的能力，在學校裏比較好用欺騙手段，對於正當而合法的事，情比較沒有判斷力，情感上比較不穩定不平衡。

去年冬天的一個星期三晚上，我到附近的一間影戲院去，恰巧那邊正在舉行『業餘之夜』電影共映三小時，接下去便是四十五分鐘的業餘者的娛樂秩序，其後便是七八本不日開映的電影預告，包含七八部電影中的精華——最緊張，最悲慘，最可怕，最有刺激性的場面——三十分鐘的大火，沉船，汽車肇禍，飛機遇險，槍擊，刺殺，和熱烈的戀愛表情——一服用危險，暴死，和性慾調合起來的烈性奮興劑！

當我在深夜十一時蹣跚地走出戲院時，我覺得好像經過榨水機的一番絞榨，又像做了一場惡夢。我看見觀衆中有一大部分是兒童，有的睡眠惺忪，疲倦

不堪，有的則露着過度興奮的樣子。這並不是甚麼罕見的現象。據潘因基金會的調查，兒童看電影有三分之一是在夜間的，難怪常常看電影的兒童白天在學校裏學業成績不佳！

甚至極有價值的好片子，在兒童的神經和情感上所產生的緊張狀態，也是很嚴重的。普通兒童所受的影響比成人大了兩三倍，易受激動的兒童所受的影響，則比成人大八九倍。

兒童看電影的次數太多，或在夜間（照理應該上床就寢）看電影，是誰的錯呢？應該怪誰呢？當然不是好萊塢的影業公司的老板。請這幾位先生把戀愛場面，緊張和興奮的場面全部刪掉，使影片宜於兒童的欣賞，這是合理的辦法嗎？

這種責任應該由父母全部負擔；父母應該想法子不使兒童看太多電影，不使他們在夜間看電影，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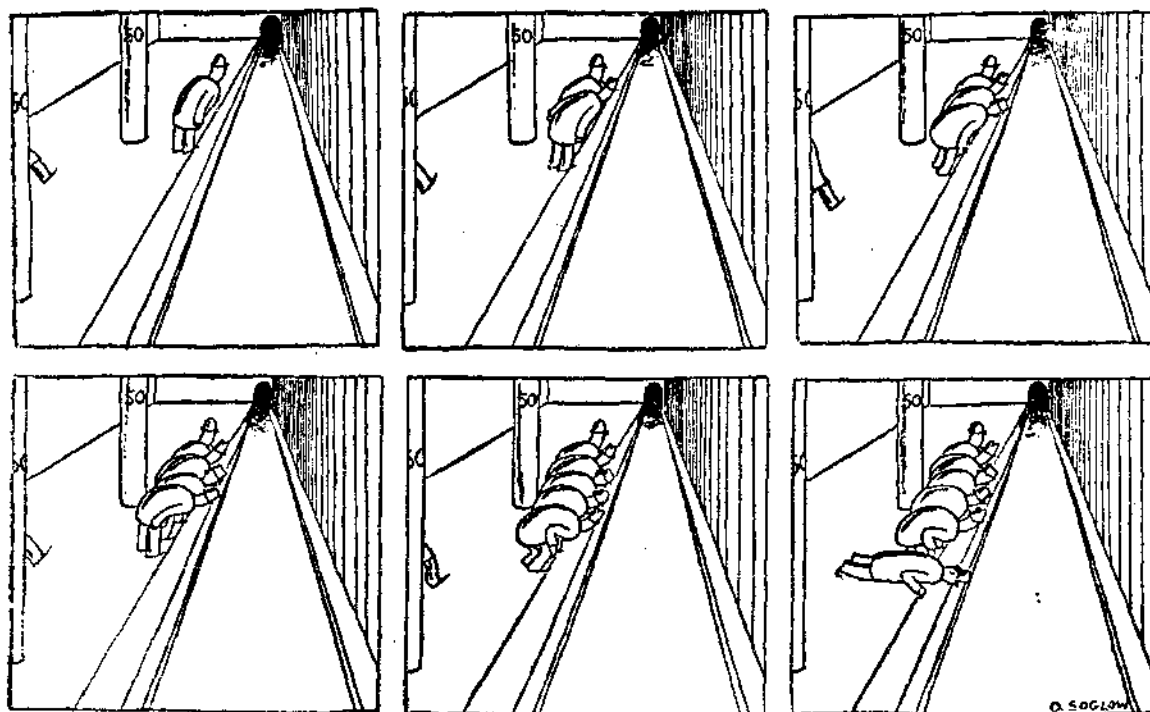
止他們去看恐怖片或其他不適宜的影片。現在影戲院每天都在開映電影，為減少兒童情感上的緊張起見，父母最好限制兒童看電影的時間，讓他們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才有看電影的機會。

還有一點必須注意：年幼的兒童看電影應該由父母或其他成人陪伴，不宜單獨前往。在幼童的心目中，銀幕上所演映的都是實實在在的事情。當他看見銀幕上的死亡場面或危險場面時，他所感到的恐懼和惶急是和現實的環境裏完全一樣的。如果你當時在旁邊向他解釋，使他知道銀幕上的東西全是假的，使他知道由懸崖絕壁上墮下來的不是活人，而是假人，那麼，你便可以免掉他精神上的真痛苦。

父母必須慎重地考慮電影影響兒童的問題，使兒童由電影得到實際的利益和健全的智識。父母對這種極有力量的教育工具，是不該輕輕放棄的。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

轉載紐約客





## 經驗之談

黃嘉音

選譯自“*The Voice of Experience*”

### 四 選妻準則

每個常態的人，總有一天會遇到選擇妻子的重要問題。在這問題發生以前，這位未來的夫婦，早已在女朋友羣中尋找他的終身伴侶了。大家都曉得，配偶的選擇是男人一生所作最重要的決定。

大多數的男人解決終身大事時，簡直跟小孩一樣，眼光糊塗，步法雜亂無章，最後選錯了對象，還要硬說對方不好。我雖不能替你們選擇妻子，可是我可以

把一些選擇終身伴侶的基本方式寫出來，給諸位遵循。

在我未把這些方式說出之前，讓我先把多數男人選擇妻子的方法說給你們聽。男人大多以『陷入情網』開始，關於這種暫時的瘋狂，及其心理原因與影響，我已經另外寫成一章來解釋了。跟一個女人『陷入情網』就是讓你的情感與希望來統治你，同



時你暫時失去理智的判斷力。『陷入情網』向來被認為選擇終身伴侶的唯一好法子，我對於少年人或老頭子『陷入情網』向來是不反對的，不過我以為我們不應該以『陷入情網』為結婚的前提，而應該把『陷入情網』看做理智選擇的結果。你不妨讓你的情感引導你，不過你得用理智去跟從你的下意識所給你的指南。

而且，男人愛上甚麼東西呢？他們愛上漂亮的臉，美麗的頭髮，嫵娜的身段，愛上某個女子所穿的衣裳，愛上她的錢，愛上她家庭的社會背景，愛上她的教育，愛上她搵雞尾酒的本事，愛上她跳舞的天才，愛上她秋水似的眼睛，愛上她的腳。假如你是在選擇店窗裏的模特兒的話，那麼這些標準有些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要選擇一個女人去與你共嚐甘苦，去做你兒女的母親，去幫助你掙扎奮鬥，去和你百年偕老，這些當然

不是正確的標準。

我希望將來有一天，學校裏會教男女以戀愛的藝術，和結婚的技巧，社會不讓不曉得『終身伴侶選擇法』的人的身體能夠達到成熟的境地。在目前，這種基本教育是由電影，小說，和低級趣味的雜誌來施行的，怪不得社會上有這麼多毫無幸福可言的婚姻，這麼多支離破碎的家庭，這麼多離婚的悲劇。我相信婚姻之門應該弄得狹小，難於跨進，可是當婚姻得不到好結果的時候，就應該把門戶大開，叫兩人都容易跳出來。我相信有一天，全國各地將遍設『人生問題詢問處』來幫助青年男女選擇終身伴侶，目的不是在替他們決定終身大事，而是在幫助他們避免注成大錯的悲劇。

在選擇終身伴侶的時候，你不該以對方皮膚的豔麗或舞術的美妙來做標準。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中，

你的境况將有滄海桑田的大變動，這些因素都不能保障你永久的幸福。

關於你未來的妻子，你所應該曉得的是以下這幾點：她會怎樣應付緊急問題？當事情不很順利的時候，她可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她可是一個善於處理人生問題的人？她和一個男人合作的本領如何？她和家庭的連繫如何？她和她父母的關係如何？她可是一個獨立的人？她可能應付她自己的新問題？她的健康如何？她做母親的可能性大嗎？她的教育如何？她利用閒空的態度如何？她能和你同做幾樣事？她的個性發展到甚麼程度？她以為結婚是女子事業的終極呢，還是以為婚姻是和她所愛的男人，一同羈御一個較廣大的人生的開始呢？

她對於性的問題與性的關係抱甚麼態度？她驕傲嗎？她可會把婚姻上的常態關係看做淫猥醜惡的

事？她的思想是否已經成熟，曉得兩性關係是幸福婚姻一個重要的原素？她可要小孩？她是因為傳統叫人結婚才結婚呢，還是因為她真真想結婚，想分担家庭的責任呢？假如有意外的必要時，她可能自食其力？如你不幸失業，而她倒有職業時，她對於掙錢幫助你會抱甚麼態度呢？她的身體健康如何？她是不注意自己的身體，時常生病，還是懂得保重自己的身體，善自珍攝的人？她在社交上可能適應？她是喜歡交朋結友呢，還是怕羞，懼怯？她是否與你一樣愛好運動及身體活動？

她對於音樂，文字，娛樂，政治的興趣如何？她對於這些事物的興趣是與你相合呢，還是與你的興趣完全相反，造成你們彼此間的煩惱？她的朋友是否是那種你也喜歡結交的人？

假如你要賢明地，好好地選擇妻子，那麼你便得

回答這些問題。諸位要注意，愛情是一種沒有理性的

東西。你也許會和一個祇有少數這種特點的女人發生戀愛，有時候（我可以加上一句，這種事是不大有的，）愛情本身就可以填補這些個性上的異點。不過要和一個能成爲你的好妻子的好女子發生戀愛，也是一樣容易啊。

視婚姻爲兒戲的青年實在太多了。有的以爲結婚是性交的良好機會，因爲可以避免或減少患不幸惡疾的機會。這種人還需要一些教訓。婚姻是兩個成人的事業。婚姻包括着責任的分担與幸福的共享。婚姻是與浪漫理想的互讓與妥協。婚姻是在一個比向來更努力工作的世界上努力工作。最重要的，這是一個向別人表現公允態度的機會。假如你不能合作，還是不要結婚吧。你如果要結婚，去和能與你分担與能跟你合作的人結婚吧。不然的話，你的失敗是可以斷

言的。

總結起來，要選擇一個有以下這些資格的妻子：  
第一：一個有相當良好的健康，與相當良好的肉體遺傳的女子。關於這一點，一個可靠醫生的婚前身體檢驗是一個很好的決定方法。

第二：一個對於組織家庭的意見與你相同的女子，假如可能的話，一個至少曉得簡單的男女關係與人生事實的女子，一個明白賢妻良母的責任的女子。

第三：一個在情緒上能夠脫離父母與親戚而獨立的女子，能夠離開她的家庭而生活，能夠把她的全部情感貢獻於她的丈夫和子女。

第四：一個喜歡交朋結友，並且曉得怎樣去對付朋友的女子。別跟一個除你和你的家庭以外，沒有別個朋友的女子結婚。假如可能的話，找一個對於社會上的社交，公民，與政治問題有興趣的女子。

第五：一個有職業，或是準備做社會上有用的人的女子。在今日，沒有一個除了做女人之外，沒有旁的事業的女人，能成爲一個好妻子。

第六：一個曉得怎樣利用閒空去做有用的事情的女子，最好是一個業餘趣味與你相同的女子。一對結婚的夫妻，至少應該有一種能夠共同享受的娛樂與消遣。

第七：一個不怕在生活上的冒險的女子。一個在社會上能夠與人合作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氣，常識，與幽默感。別和一個以結婚爲人生目的的女子結婚，



正比例

除非你願意終身做一窪毫無生氣的死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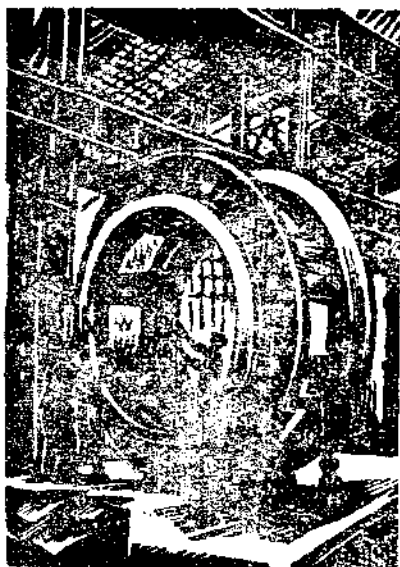
第八：一個不怕愛人或是被愛的女子。雖然也有些例外，可是以一個在戀愛上失敗過的女子做終身伴侶，是比一個不曾戀愛過的女子靠得住一點的。找一個不願永遠順服，也不願永遠統治的女子。順服與統治兩者都會引起衝突的。

當你找到一個適合以上這些資格之大部份的女子時，跪下去感謝造物主賜你一個好伴侶吧。和她戀愛，和她結婚，像珍惜最貴重的珠寶那樣愛惜她吧。祝你們幸福！

### 蕭伯納的話

吳菲民譯

人類是唯一我所怕的動物。我從來沒有特別欽佩過獅子者的勇氣。因爲當他在獅籠中的時候，他至少可以躲避了其他的人類。一隻獅子並不十分危險，因爲牠沒有觀念，沒有宗教，沒有政治主張，也沒有騎士的精神。總之，凡是牠無心去吃的，牠總沒有理由去加以傷害。



家庭的團結，適度的娛樂，羅曼斯的復活，合乎理智的行動戒條，都是蘇聯社會穩固的別產品。

## 保守的蘇聯 夢 谷

——前合衆社駐俄通訊記者Engine Lyons著。  
節譯自“Scribner's Magazine”——

最近從莫斯科傳來的消息，證實蘇聯社會思想形態是劇變了。人生的光明面如跳舞，喜劇，羅曼的情愛，潔淨的衣裳等，逐漸得到各方的注目與歡迎。落伍的觀念如敬愛雙親與殷待婦女，以及像耐久的婚姻那種素來被疏忽的制度，也都已恢復原狀，為一般社會人士所關切讚賞了。

有些男人因為太常結婚離婚而被傳到法庭上去審訊，有些父母因為不會好好照顧兒女而被判刑了。雖是偏於保守方面的新政策，蘇聯當局覺得也應

該援用審判，刑罰，信條這種權力，使百姓得到深刻的印象，這是他們施政的特徵。別地方的社會輿論也許會抗辯，但是蘇聯政府祇命令男人對女人要殷勤客氣，叫兒女要敬重父母，叫家庭要維持團結。這種思想態度的改變，是非常重要的。

我最近訪問蘇聯要員珂西亞羅夫，他是一個三十歲的共黨青年團領袖。除了他所主張的馬克斯主義方略之外，他的日常行動條規，幾乎可以由基督教青年會議，加以全部接受。真愛情比結婚執照更要緊，

永久的婚姻，多子女，對朋友與家庭的信義，適度的娛樂，以及其他舊傳統舊習俗的主要產物。

蘇聯各界都發生了思想態度的革命，而且這種革命勢力，都很穩固地建立在家庭，文學，戲劇各前線上。那種工廠製造的組織宣傳戲劇和電影，都漸歸淘汰了，人類與人類情感的產品崛起，取機器，口號和標語而代之。引起人類情趣的故事逐漸出現在報上，雖然還有點是胆怯個人外表與個人行動的基本清潔，都不可疏忽，就是達官貴人每天早晨也得括括鬍子。

我相信這種改變的重要性，是比其表面上所顯露的影響還要大的。在這種新思想態度的內裏，明明默認今日蘇聯這種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半路間的社會制度，無論如何將靜止不變到幾代之久。簡言之，我們承認這種『交替時代』是可以永久存在的。

在革命還在進行，共產主義還是現代人所將達

到而未達到的目標之前，人生的裝飾方面是沒有地位的。快樂不妨延緩到目的達到的時候再講，把每一分的力量都貢獻於完成這非常重要的策略上。但是因為速成的共產主義是絕望了，同時這種過渡時代又可以延長，在這時期裏，不但是能夠，而且需要鬆弛一下。這種遊擊戰術式的倫理學，得由穩固社會的習俗來代替了。在目前的社會基礎上，生活在可能的範圍內，調整得越安舒越好。

五年前，在第一次的五年計劃正在高唱入雲的困難時期，過比鄰人較安舒的生活好像便是一種錯誤似的。當一個暗探隊的官長，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或是一個俸高祿厚的工程師要開茶會的時候，往往盡量嚴守秘密。穿得漂亮，吃得飽足，或生活得舒服是很容易被人看不起的。椅墊，白硬領，和爵士音樂的留聲機片還是小資產階級墮落的象徵。在舞台上，劇中

那鬍子括得精光，皮靴擦得發亮的人是惡棍；反之，那頰上留着鬍子，靴上滿是泥穢者便是英雄。

現在經濟充裕完全變成可敬重的了。以烏托邦式的平等為國家的理想這藉口，被史達林和他的副官譏嘲為『小資產階級的羅曼主義』了，現在修光鬍子，紅光滿臉，營養充足的蘇俄領袖可以面向飢饉不堪營養不良的無產階級，而絲毫不覺得慚愧。

官僚，一大批特權警察和軍官，行政官吏，高俸的技術專門工作人員，以及蘇俄所造成的新智識階級

——大半希望長留在目前的過渡時期中。他們希望有更多的糧食和貨品與閒空，他們當然不希望在目前社會的平穩基礎上會有什麼突如其來的大變動。甚至一大部分普通工人和集體農場中地位較好的農民，也不願意犧牲他們目前所有的少量私產與特權，去掉換一個成了問題的烏托邦。

不但如此，更大收入與較高文化水準的享受已經由官方予以保證了。真的，以顯示自己在技術勞働或行政職位上的才能，來增加個人的財產，猶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一樣，已經成為個人的一種社會責任了。現在的政策是較好的工作有更多的薪俸，責任較大的職位有較大的酬報，以金錢來引起個人技術的改進——這些都是蘇俄政府所處心竭慮的。今日新商店，菜館，酒排間，旅館，避暑勝地，和合作大廈都在政府的保護下開張着，以應高官厚祿者的需求。

現在的蘇聯，在新階級的統治下是要長久享受國家制度的勝利了。在我看來，這似乎表現了新保守主義的更大重要性。家庭的團結，適度的娛樂，個人關係間羅曼斯的復活，合乎理智的行動戒條——這些都是蘇聯社會穩固的副產物與輔助品。



自殺有時是十分合理而必要的。如果一個人在世上已經全無用處，自問不能給人以幸福，反而成爲他人的重担，尤其是如果他因不治之症而受苦，他有自殺的權利。

## 自殺的權利

會維明

美國著名女作家吉爾曼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最近因不願忍受毒瘤的痛苦，自殺身死。她的遺書中有一段說：「人類在生命的過程中必須互相幫助，互相服役。一個人如果還有一點爲人類服務的力量，便不該因悲哀，痛苦，災難，或「心碎」而自殺。然而，當一個人在世上已經全無用處，已經知道不能逃避的死亡爲期已近時，他有一種最簡單的權利：可以用迅速而容易的死法去代替遲緩而可怖的死亡。

「輿論對這問題已經改變了態度。我們讓一個人躺在延長的苦楚中受罪，而對於在此種情境中的其他生物，却大發慈悲，使它們的痛苦從速完結。我們不久就會覺察到這種人類文化中的可怕現象。我相信我這種舉動可以改良社會對此問題的意見，所以我決定以麻藥去代替毒瘤。」

此外她又寫了這篇文章，托人於她死後發表。她的自殺行爲和她的見解引起社會一番很激烈的辯論。原文刊載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號美國「Forum」——譯者誌（編者按：本題歡迎讀者發表意見。）



如果有人患了不治之症，痛苦不堪，哀求較迅速，較容易的死法，社會應當慈悲為懷，成全他的心願嗎？社會應當殫精竭慮，把一個無可救藥的白癡，狂人，或痿弱病患者養活着嗎？甚麼是「生命的神聖」？生命為甚麼是神聖的？怎樣是神聖的？甚麼時候是神聖的人類為甚麼沒有自殺的權利呢？慣於打破舊觀念的蕭伯納說，他只有權殺死自己。

和這種天然權利對立着的是一種視自殺為懦弱和罪惡的假定。據說勇敢的人應當忍受長期的痛苦，直至於死，以表現其毅力。可是這種勇敢的表現是不近情的。一個不屈不撓的鄉間老醫生死在床上，身邊放着一把手鎗和一封短札說：「我不讓可惡的毒瘤佔了上風！」這種精神是比較近情的。

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機敏的人給野人擄去，在野人的壓迫下，目擊同伴們一個個遭受酷刑而死。輪到他的時候，他對那些輕信的土人說，他曉得一種藥草，擦在皮膚上，可禦任何武器的傷害；如果他們放了他，他就可以指給他們看。他們聽了這話，便跟他到樹林裏去尋找。後來他採了一株罕見的植物，在頸上各部擦了一番。接着他把頭靠在一根木頭上，叫他們盡力向他的頸上猛砍。斧頭砍下，一魂歸天，弄得土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這痛快的一死使他免受酷刑。這種幾乎等於自殺的行為是罪惡嗎？

人類的確不可忘掉社會的責任。一個人的生活，事業和幸福與別人具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應當盡力為社會服務。有些人因為受了一些阻礙頓挫，灰心失望而自殺。這種行為是懦弱的，愚蠢的，無恥的。

在另一方面，自殺有時是十分合理而必要的。如果一個人在世上已經全無用處，自問不能給人以幸福，反

而成爲他人的重担，尤其是如果他因不治之症而受苦，他是有自殺的權利的。

有個善良的婦人畢生奮鬥，造福人羣。後來她患了一種日漸沈重的神經錯亂症，兩個孝順的女兒爲着服侍她，犧牲了十五年的精神和工夫，犧牲了前途的事業和幸福，可是結果於事無補，她們的母親日益瘋癲了。

可是有人要說，她是她們的母親，會爲養育她們而勞碌過，她們的孝順是應該的。然而，如果那母親知道她所痛愛的孩子爲她而毀棄前途的事業和幸福，她將作何感想呢？

又有個學問淵博，道德高尚的人現在患了痿弱病，他的體力和智力慢慢地消失，結果和嬰孩一樣——一個無腦筋的大嬰孩——像木頭那樣地躺在一張骯髒的床上。醫生和看護都在等候他死期的來臨。這種可怕的恥辱有甚麼神聖可言呢？正因爲他過去的事業是高尚偉大的，所以讓他在這可憐的情境中慢慢逝世是一樁極大的恥辱。我們也許不願『著靴鞋而死』，但我們却可以在腦力未失掉的時候死啊。

幾年前，紐約有個女人患了一些複雜的病症，絕無復元之望。她知道自已一定會死，她不能長期忍受深沈的痛苦，所以她很可憐地要求人家讓她早一點死。後來她死得比醫生所預料的較早。看護婦說她會看見病人的女兒置些東西在病人的茶杯裏。在這案件中，沒有遺產可構成殺人的動機，而母女又是素來相親相愛的。法官不重視看護婦的證言，那女兒幸而未受控告。

新近英國有一個小女孩患了不治之症，她的父親日夜看護她，寢食俱廢，後來他用方法使他親愛的女兒早死，以免長期忍受無謂的痛苦。在法庭開審時，法官對陪審官說，被告會很忍耐很慈愛地看護他的女孩；如果

一個人讓他的狗兒忍受長期的痛苦，他是會因殘忍虐待之罪而受刑罰的。結果這父親幸未受法律的制裁。

德國曾討論過一條法律，准許醫生於必要的時候，用方法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安然逝世。這條法律沒有通過，因為有兩個可非議的地方：（一）也許有人會利用這條法律去做殺人的勾當；（二）病人也許會因此不敢信任醫生。如果病人知道醫生將在他病勢無望時給他服用迷藥，那麼他當然是會生出許多不必要的疑懼，弄得病情更為複雜的。

事實上這種生死的支配權不該交給個人去施行，無論他是不是醫生。醫生於診斷上常常發生錯誤，許多據說無望的病人後來却恢復健康了。所以一個人沒有權作這種重要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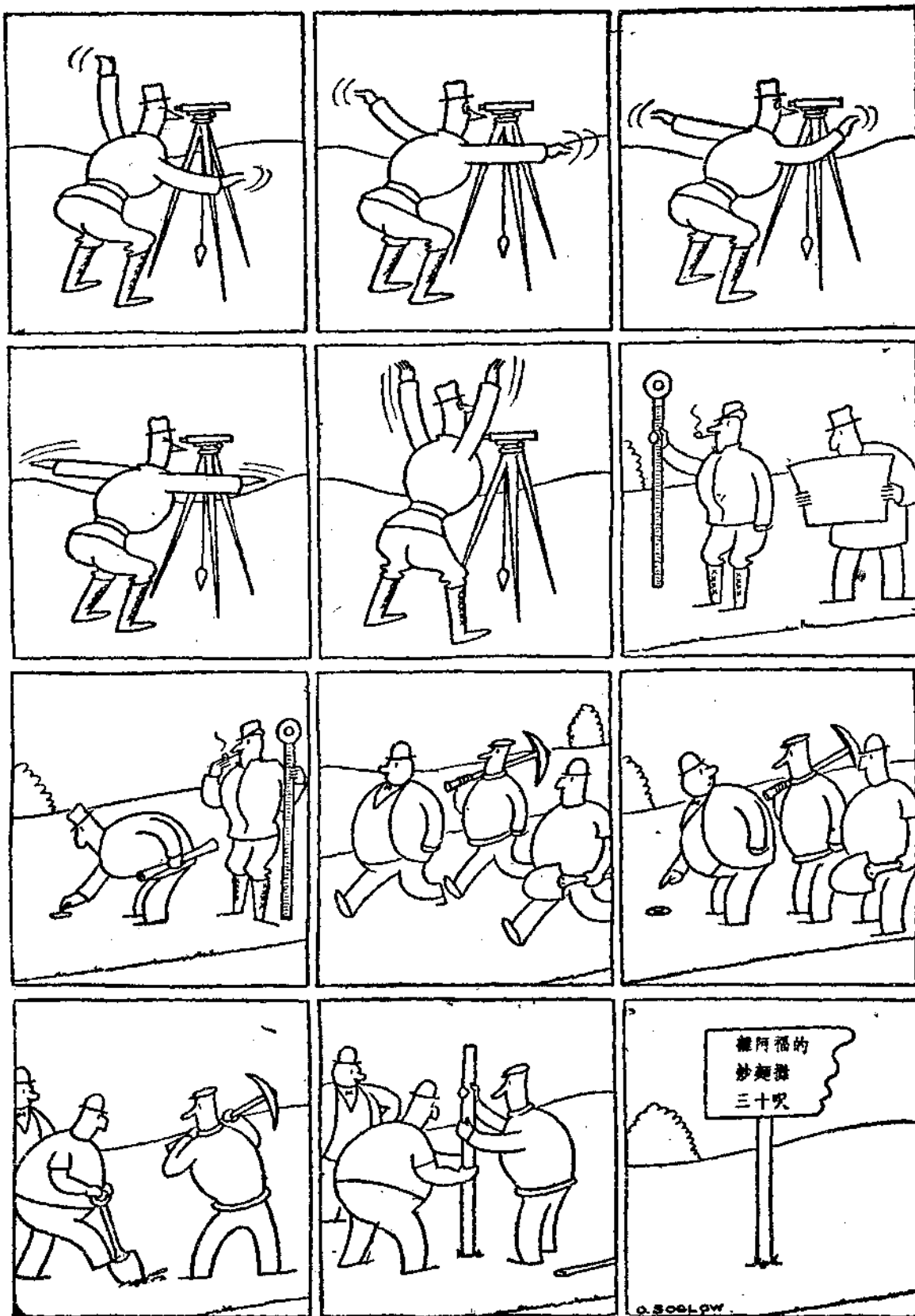
可是開明的社會應該制定相當的法律，於必要時請多位醫生和律師組織一個顧問委員會，去考慮病人或醫生的意見。如果病人情願早死，以免痛苦，或醫生有這種主張，那麼委員會應當研究各方面的動機，和病人家屬的態度和意見，以作最後的決定。如果委員會提議使用迷藥，衛生局應當發給許可的執照，讓無復元希望的病人停止長期的苦楚，安然逝世。甚麼人能找到合理的意見，來反對這種手續呢？

我們對這種合於人道的步驟也許不會再作頑固的反對了吧；我們將培養一個合理的惻隱之心，不願人間再有甚麼無謂的痛苦和耗費，循着自然程序的死並不是罪惡，容忍不必要的苦楚才是罪惡。

生的恐怖比死的恐怖更不值錢。——YOUNG (楊慶岐譯)

為誰辛苦為誰忙

轉載約約客



羅阿福的  
妙趣錄  
三十次

##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編譯

## 第六十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不知道你讀不讀我這些震顛而潦草的字跡。我想到你那對可憐的眼睛，原本是決心把這封信撕燬的。後來我眺望戶外荒涼的鄉間景色和美麗的夜空，我再也不能耐心地讀那本討厭的書了；我必須跟你談心；我們倆再也找不到別的時候，再也找不到別的地方，可以這樣無憂無慮地談心了。是的，你猜得很對，愛蘭，我現在非常地想念你，眷戀你。我覺得煩燥不安；男人煩燥不安的原因往往是女人；我煩燥不安的原因就是愛蘭。你的行為舉止常常使我驚惶不置。今天我在外邊閒蕩，忙忙亂亂地想着一些我以為很重要的俗務；這時我偶然向店窗望一望，看看你站在裏頭——啊，放蕩無恥的人兒——穿着你在珊真第三幕中的服裝，全身似乎只圍着一條腰帶，一邊淫蕩地笑着，一邊惡意地說：『喂，喂，你這煩燥不安的人，你到底在想甚麼呢？』你的腦經藏着這種邪惡的念頭，身上又幾乎一絲不掛，此後還有何面目可以跟上流社會的人士往來呢？

啊，別再說這種使你藐視的話吧，這種話你常常聽到，一定覺得很討厭的——可是，最親愛的愛蘭，這些愚戀的期望却激起了恩愛和溫柔的巨浪，而這些恩愛和溫柔的情感是純潔無疵的。關於我的信，你所說的話很對；不過我的信裏所表現的不是無聊和乏味，而是精疲力竭。這是書信中最惡劣的表現；我非說出一些東西不

可我不能用筆墨把我這傷痕纍纍的腦經放在你的膝上休息，也不能用音節不清的呼籲來減輕我心坎上的重擔。當我會想會寫的時候，我的思想便像石頭那樣地飛出去；有時這種石頭是會傷害你的。我的愛情變成理智的編織物，要撫愛人家的時候，反而傷害人家了；當我疲倦而愚蠢時，我覺得乏味而討厭。我的文章有時便是如此，使我非常驚慌，須趕快找補救的辦法。當你埋怨我的時候，我尤其驚慌，以為世界的末日到了，因為我只有那樣東西可以對你說，遲早會使你覺得厭倦的。我現在獨個兒在半夜的旅程上前進，覺得非常無精打采，我要睡覺，要跟你睡覺。可是，你知道這種行為的後果如何嗎？到明天中午時分，當陽光溫暖，鳥兒唱歌的時候，你的心中就會生出一種不可抵抗的衝動，想飛進樹林裏去。在那邊，你將在惶駭憤恨之餘，生一個嬰兒，而這個嬰兒將立刻伸展一雙翅膀，飛了開去；在你還未站起來捕捉它的時候，一個個的嬰兒連續着產生出來了——一共有幾百個嬰兒；後來它們跟你飛到一個幸福的境域，在那邊，它們將變成你的可愛的強壯兒子，跟你一同創造一個神聖的種族。你不喜歡做你自己的孩兒的母親嗎？如果你是我的母親——我還有許多別的話要說，可是我們的車子現在已經駛到紅山了。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六月十四日

在午夜的火車上，上午一時將到達杜金。現在剛停下來，可是立刻就要瘋狂般地震動起來了。

## 第六十四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愛蘭黛麗有一封批評華倫夫人的職業的信，說劇中的一部分說白太冗長。此信可惜已經遺失。）

他們所要求的便是那種東西——一個有真話也有謊話的劇本，謊話跟真話一樣地有力量。可是這是辦不到的。你現在已經看過我所有的劇本。（除繆夫之屋外）作者的手筆一樣，心腸一樣（全無心肝也），頭腦一樣，人也一樣；可是當一個劇本無條件地和人生決鬥的時候，你看那劇本多麼兩樣啊。

你批評我劇中的說白太冗長的確是錯了。在大眾的跟前，獨白是最容易的事情。當演員須在舞台上演說或講故事時，他們常常沒有自信力，這完全是因為他們缺乏訓練的緣故。扮哈姆雷特一角的演員為甚麼都不會失敗呢？因為這個角色有很長的說白啊。你要記得，英國的國民是訓練起來要聽說教的。在那場戲裏，最難表演的事實上不是華倫夫人的現身說法，而是薇葳的傾耳靜聽。我愛，我曾向偶然過路的旅客作過一個鐘頭以上的演說；他們甚麼時候要走都可以，然而他們至少都停下來聽半個鐘頭，雖則我這演說家遠不如你這女伶那麼有吸引力。他們聽兩人的對白是不願聽過十分鐘的。你曉得有一個叫做『太太服侍先生』（*Madame attend Monsieur*）的劇本嗎？這劇本差不多全是獨白。當然，空洞無物的題材是不能拖成很冗長的說白的；可是如果你有充實而適當的材料，說白是不至於過長的。

我還有許多別的話要對你說；可是這封信現在必須趕去付郵。你想想看！我到這裏已有一星期，可是才把一個逃兵（*Arms and The Man*）的第二幕弄好（修改後打算再版）多麼繁重的工作啊。

## 第六十五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八月十日

你知道你近來待我很不好嗎？我曉得你忙得不可開交，我也會叫你不要寫信；可是我的天，我其實並沒有這個意思。你曉得寫信給我是會使你覺得快樂的！你現在在甚麼地方？你又在那可愛的地方找到一間舒服的房子了嗎？你打算幾時把你的「孩子」交給書店呢？你的勞苦的工作已經完畢了嗎？你還是依然「健好逾恆」嗎？我過着很快樂的日子——乘在那輛兩個座位的三輪腳踏車上。你曉得條克斯巴立 (Tewkesbury) 這個地方嗎？你喜歡那些伸出美麗的手臂和腿兒的赤楊樹嗎？你喜歡吃黑莓的乾酪嗎？你愛我嗎？

我昨天早上由鄉間回來，經過『新哈姆雷特』(“The new Hamlet”) (註一) 的家裏，跑進去把他拖下床來。可憐的傢伙。『哈姆雷特』的母親、妹妹和我想法子使他快活一些。看他那衰老的樣子，真不像青年人。他那張不快活的可憐臉孔！我對他說，沒有一個劇本比魔鬼的門徒更適合他的身分。我想請他跟我合演一次日戲。你以為好不好？

啊，你這可愛的小東西，寫一封短信給我吧！我擁抱你，我吻你，我是你的人。

L. N. (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九月七日

(註一)係英國伶人福佩羅柏生 (Johnson Forbes-Robertson) 的別號。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THREE

SORROW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issue)*

“You know we are brothers-in-law,” said Hueilai, “I should help you even if I did not owe you the debt. The trouble is, our salt boats on the sea were recently captured by pirates, and we are still trying to straighten up the accounts, and I am afraid I shan’t be able to help you much. Would it be all right if I tried to provide twenty dollars in repayment of the old debt?” As I was not expecting much anyway, I consented. After staying there for two days, the sky had cleared up and the weather became milder and I came home, arriving at Mrs. Hua’s house on the twenty-fifth.

“Did you run into the snow on the way?” inquired Yün. I told her what had happened on the way and she remarked sadly, “When it snowed, I thought you had already arrived at Chingkiang, but you were then still on the river! It was very lucky of you to have met old Ts’ao. Really Heaven always provides for good people.”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三

——坎坷記愁——

(續前)

惠來曰，『郎舅至戚，即無宿逋，亦應竭盡綿力；無如航海鹽船新被盜，正當盤賬之時，不能挪移豐贍，當勉措番銀二十圓，以償舊欠，何如？』余本無奢望，遂諾之。留住兩日，天已晴煖，即作歸計。廿五日仍回華宅。

芸曰，『君遇雪乎？』余告以所苦。因慘然曰，『雪時，妾以君爲抵靖，乃尙逗留江口，幸遇曹老，絕處逢生，亦可謂吉人天相矣。』

After a few days, w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Ch'ingchün informing us that her younger brother had already found a job as apprentice through the good offices of my friend Yishan. Ch'ingchün herself was also brought to Chinch'en's home on the twenty-fourth of January, with the permission of my father. Thus my children's affairs were all settled, but it was hard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part like this.

The weather was clear and mild in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With the money I had obtained from my brother-in-law, I made arrangements for a trip to Yangchow, where my old friend Hu K'engt'ang was working at the Salt Bureau. I obtained a post there as secretary at the imperial tax bureau and felt more settled. In the eighth moon of the following year, 1802,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Yün which said: "I have completely recovered now. I don't think it is right for us to be staying at a friend's place for ever, and wish very much to come to Yangchow, and see the famous P'ingshan." I then rented a two-roomed house on a river outside the First-in-Spring Gate of Yangchow city, and went personally to bring Yün to our new home. Mrs. Hua presented us with a little boy servant, called Ah Shuang, who was to help us in cooking and general housework. She also made an agreement with us that some day we should live together as neighbours. As it was already in the tenth moon and it was too cold at P'ingshan, I asked her to come next spring for a visit.

I was fully hoping, then, that we were

越數日，得青君信，知逢森已爲揖山薦引入店。蓋臣請命於吾父，擇正月二十四日將伊接去。兒女之事粗能了了，但分離至此，令人終覺慘傷耳。

二月初，日煖風和，以靖江之項薄備行裝，訪故人胡肯堂於邗江鹽署。有貢局衆司事公延入局，代司筆墨，身心稍定。至明年壬戌八月，接芸書曰，「病體全瘳。惟寄食於非親非友之家，終覺非久長之策，願亦來邗，一觀平山之勝。」余乃賃屋於邗江先春門外，臨河兩椽。自至華氏接芸同行。華夫人贈一小奚奴曰阿雙，幫司炊爨，並訂他年結鄰之約。時已十月，平山淒冷，期以春遊。

going to have a quiet life and Yün's health would steadily recover and that eventually we might be reunited with our family. In less than a month, however, the yamen was reducing its staff and cut off fifteen persons. As I was only indirectly recommended by a friend, naturally I was among those sent away. Yün at first thought of different plans for me; she tried to be cheerful and comforted me, and never said a word of complaint. Thus we dragged on till the second moon of 1803, when she had a severe relapse, with profuse discharges of blood. I wanted to go again to Chingkiang for help, but Yün said:

"It is better to go to a friend than to a relative for help."

"You are quite right," I said, "but all my friends are themselves in trouble and won't be able to help us, however kind they are."

"All right, then," she said. "The weather is quite mild now and I don't think there will be any snow. Go quickly and come back quickly, but don't worry on my account.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and increase not the burden of my sins."

At this time, we were already unable to meet our daily expenses, but in order to ease her mind, I pretended to her that I was going to hire a donkey. As a matter of fact, I took the journey on foot, merely eating some wheat cakes in my pocket whenever I felt hungry. I went in a southeasterly direction and crossed two creeks. After going for eighty or ninety *li*, I found a deserted country without any houses

滿望散心調攝，徐圖骨肉重圓。不滿月，而貢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余係友中之友遂亦散開。芸始猶百計代余籌畫，強顏慰藉，未嘗稍涉怨尤。至癸亥仲春，血疾大發。余欲再至靖江，作『將伯』之呼。

芸曰，『求親不如求友。』

余曰，『此言雖是，奈友雖關切，現皆閒處，自顧不遑。』

芸曰，『幸天時已煖，前途可無阻雪之慮。願君速去速回，勿以病人為念。君或體有不安，妾罪更重矣。』

時已薪水不繼，余佯為雇騾以安其心，實則囊餅徒步且食且行。向東南，兩渡叉河，約八九十里，四望無村落。至

around. As night came, I saw only a stretch of yellow sands under the starry sky. There I found a little shrine of the God of Earth, about five feet high, enclosed by a low wall, with two little cypress trees in front. Then I kowtowed to the God and prayed: "I am Mr. Shen of Soochow on my way to a relative's. I've lost my bearings and intend to borrow thy temple to pass a night here. Mayst thou protect me!" I then put away the little stone incense tripod and tried to crawl in. The shrine, however, was too small for my body by half and I managed to sit on the ground, leaving my legs outside. I turned my travelling cap round, using the back to cover my face, and thus sat there listening with my eyes closed, but all I could hear was the whistling of winds blowing by. My feet were sore and my spirit was tired and soon I dozed off.

When I woke up, it was already broad daylight and suddenly I heard people's footsteps and sounds of talking outside the low enclosure. Immediately I peeped out and saw that it was the peasants, who were going to a fair, passing by. I asked them for directions and they told me that I was to go straight south for ten *li* until I should reach Taihsing City, and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city, to go southeast for ten *li* until I should come across an earthen mound; after passing eight such mounds, I would then arrive at Chinkiang. All I had to do was to follow the main road. I turned back then, put the incense tripod back in its original place, thanked the God for

更許，但見黃沙漠漠，明星閃閃，得一土地祠，高約五尺許，環以短牆，植以雙柏。因向神叩首，祝曰，『蘇州沈某投親失路至此，欲假神祠一宿，幸神憐佑。』於是移小石香爐於旁，以身探之，僅容半體，以風帽反戴掩面，坐半身於中，出膝於外，閉目靜聽，微風蕭而蕭已。足疲神倦，昏然睡去。

及醒，東方已白，短牆外忽有步語聲。急出探視，蓋土人趕集經此也。問以途。曰，『南行十里即泰興縣城，穿城向東南十里一土墩，過八墩，即靖江，皆康莊也。』余乃反身，移爐於

the night's rest and started off. After passing Taihsing, I took a wheelbarrow and arrived at Chingkiang about four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 sent in my card and waited for a long time before the watchman came out and said, "Mr. Fan is away on official business to Ch'angchow." From the way he talked, I thought this was merely a pretext for not seeing me. I asked him when his master was coming home.

"I don't know," replied the servant.

"Then I am going to stay here until he returns, even if I have to wait a year."

The watchman guessed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and secretly asked me, "Is Mrs. Fan really your own sister by the same mother?"

"If she weren't my own sister, I wouldn't have decided to wait until Mr. Fan's return."

The watchman then asked me to stay. After three days, I was told that Mr. Fan had returned and was given twenty-five dollars, with which I hurriedly hired a donkey and returned home.

I found Yün very sad and sobbing at home. When she saw me, she said rather abruptly, "Do you know that Ah Shuang ran away yesterday with our things? I have asked people to go about looking for him, but so far with no results. I don't mind losing the things, but the boy was given to me by his own mother, who told me repeatedly on parting to take good care of him. If he is running home, he will have to cross the Yangtze River, and I

原位，叩首作謝而行。過泰興，即有小車可附。

申刻抵靖，投刺焉。良久，司閽者曰，『范爺因公往常州去矣。』察其辭色，似有推託。余詰之曰，『何日可歸？』

曰，『不知也。』

余曰，『雖一年亦將待之。』

閽者會余意，私問曰，『公與范爺嫡郎舅耶？』

余曰，『苟非嫡者，不待其歸矣。』

閽者曰，『公姑待之。』越三日，乃以回靖告，共挪二十五金。雇騾急返。

芸正形容慘變，咻咻涕泣。見余歸，卒然曰，『君知昨午阿雙捲逃乎？倩人大索，今猶不得。失物小事；人係伊母臨行再三交託，今若逃歸，中有大江之阻。已覺堪虞。』

don't know what may happen to him. Or if his parents should hide him away and ask me for their son, what are we to do? And how am I going to face my sworn sister?"

"Please calm yourself," I said. "I think there is no ground for such anxiety. One who hides away his own son must do it for blackmail, but they know perfectly well that we haven't got any money. Besides, since the boy's coming here half a year ago, we have given him food and clothing, and have never struck him or been harsh to him, as everybody round here knows. I think the real fact is that the boy was a rascal and, seeing that we were in a bad way, stole our things and ran away. As for Mrs. Hua, it is she, rather than you, that should feel uneasy—for sending you such a scamp. The thing to do is for us to report the matter immediately to the magistrate, and prevent any future complications."

Yün felt a little easier after hearing my view of the situation, but from then on she often cried out in her sleep "Ah Shuang has run away!" or "How could Han be so heartless!" and her illness became worse and worse every day.

(To be Continued)

倘其父母匿子圖詐，將奈之何？且有何顏見我盟姊！』

余曰，『請勿急。卿慮過深矣。匿子圖詐，詐其富有也；我夫婦兩肩擔一口耳。况攜來半載授衣分食，從未稍加扑責，鄰里咸知。此實小奴喪良，乘危竊逃。華家盟姊贈以匪人，彼無顏見卿；卿何反謂無顏見彼耶？今當一面呈縣立案，以杜後患可也。』

芸聞余言，意似稍釋；然自此夢中嚙語時呼『阿雙逃矣！』或呼『憨何負我！』病勢日以增矣。

(待續)

## 西風信箱

### 可怕的命運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西風的老讀者。現在貴刊特闢信箱一欄，替讀者解決人生各種問題，真是造福人羣。

我是一個廿五歲的女子，未婚，曾在師範專科畢業，現在上海某小學執教。自問相貌還不致醜得使人討厭。可是我和男友的友誼，始終未曾達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這種失敗，不時使我爲了我的將來可怕。難道老天已經替我定了終身做個『老小姐』的命運嗎？這命運是極可能的，因爲有不少的女教員都在嚐着這種生活的滋味了。

和我比較親蜜些的算是X君，某大學四年級生。他大約是二十二歲吧。本來，我以爲他對我很有熱情和追求的意思。最近我才發覺，原來他對於許多人都充滿着興趣和流露着熱情。他當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朋友罷了。我那裏會獨佔過

他的熱情呢！他跟我的友誼還不及他跟其他女友的友誼來得密切呢！

不知怎的，見了他，我總有許多話說不出口來。有幾次，我會把我想對他說的話豫先預備了一番。這樣，說算是說出來了；可是，他對於我的『話中之意』，又好像笨得什麼似地聽不出來。他會忽視你話中含蓄的深意，同時漠不介意地給你一個意想不到的回答。有一次我說：『明天請早些赴會，我們可以多談談。』『好的，』他回答道：『不過難道你有這麼多的話談嗎？』他好像一個會把人氣死的孩子。

我會送他一件絨線衫，是我自己親手很精細地織的。他雖然表示感激，可是我未曾看見他穿過。

先生，這就是我的命運嗎？我們的友誼怎樣才會進步呢？我該等着，讓這位X君來向我作進一步的表示嗎？還是我自己先向他作這種表示呢？我盼望着你給我一個詳細的回答，來除去我目前的焦急。此請

編安 忠實的讀者張英秀上 廿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 做自己命運的主人

英秀女士：

我們讀了你這封信，再看到你對於×君的那種誠意，我們對於你的處境，表示十二分的同情。你說『難道老天已經替我定了終身做個「老小姐」的命運嗎？』這是一句很沈痛的呼聲。可是我告訴你，『老天』決不來替我們安排可怕的『命運』。祇要你有決心，你自己就是你自已命運的主人。

細讀了你這封信後，我們覺得這幾點是你所該注意的：

第一，你對於這位×君的態度，似乎有點做作。比方你把你『想要對他說的話預先豫備一番』這是多此一舉的。每個人天生都有其隨機應變的才能，而且做人隨時隨地都應該隨機應變才對。你能隨機應變，你的『生之冒險』便會另有一番的趣味了。你似乎把與×君見面的事看成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因此你的一舉一動當然也就被你那不自然的態度所束縛着了。行動一不自然，就不容易受對方的歡迎。

第二，照你信上的話看來，你這位男朋友似乎是一位頗

有個性的神秘人物。你所以會喜歡他，也許就是因為他有堅強的個性與奇妙的神秘性。反過來講，你的神秘性似乎不及他的濃厚，你與他的交情既未十分親切，你何必『自己親手很精細地織』一件絨線衫送給他呢？你之所以送他絨線衫，無疑地是期望你倆的友誼會因此而增進，這才引起你事後的失望。其實送東西是不一定能够增進友誼的。贈品應該是友誼的自然產物，而不應該用贈品去『賄賂』。想要藉此以創造友誼，受男子所歡迎的，往往是那種有神秘性，有獨特的個性，不唯唯否否的女子。一個人要有堅強的個性，必須有獨特的人生哲學。一個人要使別人發生興味，必須保留一種神秘性。譬如猜謎語，在未猜到時，你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情願花費多量的時間去猜它，可是一猜到時，便覺得索然無味了。變魔術也是如此的，你一曉得其中的關鍵，便不覺得津津有味了。所以你對你的男朋友，應該像一個未猜出的謎語與一個未拆穿的戲法一樣神奧不可思議才對，否則你的一舉一動已經在別人的意料之中，那麼人家怎能對你發生興趣呢？

第三，你的交際似乎不廣，這是中國社交還不很公開的



結果，也是今日女子最大的苦衷與短處。你如果與異性多多接觸，眼光就會較闊，態度也會自然，看見男人也就不至於侷促不安了。你如果多認識幾位男朋友，那麼你選擇終身伴侶的機會也就較多，為你而競爭角逐的人自然也不祇一個，而你的價值也就無形提高了。現在你祇有一個對象，即使他真娶了你，大概也不會覺得你怎麼寶貴的，因為你對他的愛情彷彿是一件不勞而獲的贈品，而不是一件努力得來的獎賞。

第四，普通的男子多半不會喜歡年紀比他大的女人。你的年紀是比他大的，即使你們的婚姻能够成功，美滿的希望也不像平常的婚姻那樣大。目前你一定是很迫切地在尋找對象了，可是×君年紀比你輕，對於解決終身大事似乎不像你那樣着急，所以你們兩人的需要也是有點不同的。

第五，照傳統的習慣講來，二十五歲的女子是應該出嫁了，所以你的急急於尋找對象，也是一種無可厚非的自然現象。其實二十五歲正當青春時期，不能算老。假使你是因為怕做『老小姐』才趕快要尋找對象，那麼對於你是很不利，也是錯誤的。假使為恐懼所驅迫，你便容易失去理智的駕御，過

分爲情緒所操縱，結果恐怕要不知所措，急不暇擇了。有許多女人因為恐怕嫁不出，終於在惶惶中不知不覺地『拍賣』了愛情，做出『愛情大減價』的蝕本買賣，事後才悔之莫及，這無論如何是不足爲訓的事。

總結起來，你對於交友，婚姻與人生的態度，應該有澈底的改變。我們以爲你倆友誼的進步與這一點有很大的關係。至於『進一步的表示』一點，目前似乎可以不必談到。此外，你應該擴大交友的範圍，你對於終身大事，不必焦急，不可急不暇擇，以免注成大錯。

末了，英秀女士，我們希望你千萬不要因爲『自問相貌還不致醜得使人討厭』，便有自鳴得意的意思，以爲你與對方的友誼可以因此而增進。我們並不否認世界上『以貌取人』的男子很多，可是這種人是太短視了，這種人的思想也是太平凡淺薄了。我們希望你，以及全國的新女子，都能特別注意到思想的美麗與靈魂的美麗。我們希望青年們都能認清自己在這時代的大潮流中的地位，我們認爲這是人生中（當然包括戀愛在內）最根本的問題。西風信箱編輯部啓



# 宇宙叢書

十日刊 第五十三期出版

## 本期要目如下

定價

馮玉祥： 入伍前後	陳獨秀： 江南鄉試	陳公博： 生平一角	老舍： 大時代與寫家	顧良： 墨索利尼和希特勒	致遠： 羅馬通信	施蛰存： 松江日記	徐遲： 南潯作戰場
--------------	--------------	--------------	---------------	-----------------	-------------	--------------	--------------

全年三十六冊 三元二角 零售每冊一角  
 半年十八冊 一元七角 零售每冊一角

### 宇宙叢書

#### 北平一顧

老舍等著 五角

北平是世界最美的城市本書是描寫北平最佳的讀物作者多居北平的名家關於故都一切無不加以敘述

#### 歐風美雨

語堂等著 五角

本書內收記述英美德法比五國社會情形生活狀況觀察深刻文筆生動手此一冊無異觀光異邦

#### 蘇聯見聞

紀德等著 五角

本書作者都係久客蘇聯以客觀態度介紹此新興國家之種切震動世界文壇之紀德所著「蘇聯回來」亦由名家譯出收入本書

# 西風半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 三、譯稿概須詳細註明原文出處，最好附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暫定一律每面元半，於每期出版後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譯著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愚園路愚谷邨二十號西風社編輯部。

西風半月刊社謹訂

廣告價目		地位	期數
十二期	三八四元	全	四十元
六期	二七二元	面	廿五元
四期	一七〇元	半	十五元
二期	一〇二元	面	十五元
十二期	一一四元	四分之一	十五元

本刊已向中宣部及內政部聲請登記

# 西風

第 十 五 期

廿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顧問編輯

林 語 堂

編輯

黃 嘉 音 德

發行人

黃 嘉 音 德

發行所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二十號  
西風半月刊社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西風定價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本期零售角二
全年	廿四元	預定辦法册數
半年	十二元	國內日本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二元二角	香港澳門
	三元	國 外
	四元	

THE WEST WIND FORTNIGHTLY  
House 20, Lane 361, Yu Yuen Road, Shanghai

音嘉黃德嘉黃輯編·堂語林輯編問顧

西風合訂本第二集預約展期啓事

本刊合訂本第二集，係以第七期至第十二期合編而成。集內收關於西洋思想社會生活之精彩文章一百三十餘篇，共五十

萬言，都八百餘頁，硬精裝，質量均甚豐富。定價每冊一元五角，國內平寄郵費奉送，掛號加八分，港澳郵費三角五分，掛號加角半，國外寄費八角，掛號加二角半。

本集定明年正月出版，預約者優待祇收一元。原定十月底截止預約，茲因滬戰影響，交通阻滯，為便利外埠讀者起見，特將預約期展至十二月底。第一集現已再版，每冊定價一元五角，存書無多，欲購從速。第一第二兩集合購，亦可得每集一元之優待。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